禪門語錄300篇

◎廖閱鵬

「禪門三寶」總序

林清玄

有時候我的工作必須離開台北，有時到遠地去演講，有時到外地旅行，我總是習慣在行囊中帶幾本書同行。由於對禪宗修行情有獨鍾，每次總想帶一些禪門的書籍，可惜大部分時間都會令我廢然而歎，不知道要帶什麼書。

因爲我發現市面上有關禪門的書，多少有一些缺失。最普遍的缺失是年代不明、傳述失眞、敍述零碎，使人無法回到禪師所處的年代與時地，去體會當時的情境。

另一個普遍的缺失，是版本的老舊，與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格格不入。有的典籍甚至還是沒有標點符號的古版，光是要破解程式的密碼，就浪費許多的時間。

還有一個缺失，是不管語錄、公案或詩偈，都是一再傳述，有的以訛傳訛，有的已距原文甚遠，加上傳述者的譯解不甚精確，不但無法使人明瞭，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迷霧。

基於這些原因，我在深心裡希望，關於禪門豐富的著述，應有一種年代翔實、傳述眞切、敍述

統一、編輯清明、譯解精確的好版本。其內容則應至少涵蓋公案、語錄、詩偈三種。如果仿《唐詩三百首》的編纂方法，各選最精要、美好、動人的三百篇，對於嚮往禪宗的現代人，不只可以做爲工具書、床頭書，甚至可以隨身攜帶，不管到天涯海角、山林水湄，都可與禪師的心靈思想貼近而匯通。

這個心願埋藏在我的心裡許多年，但自己沒有時間和能力完成它。有一回和閱鵬兄聊天，忽然靈機一動：「坐在我眼前的不是最好的人選嗎？」於是，斗膽代衆生請命，懇求閱鵬兄來完成這個工作。萬萬沒想到，閱鵬兄答應了，使我感動了很久的時日。

我說閱鵬兄是不二人選，一來是因爲他浸淫佛學、禪宗甚久，對佛禪都有深入精妙的見解。二來是他受過現代學院的訓練，學養精湛，懂得做學問的方法。三來是他有長時間的編輯經驗，對編輯、版本有超凡的識見。

當然，最重要的是，閱鵬兄性情專注、擇善固執，能埋首於典籍做長時間的奮鬥。雖然拉他來做這麼龐大艱鉅的工作，有點於心難安，但只要對後來學禪的人有所助益，有時出賣老友，也只好在所不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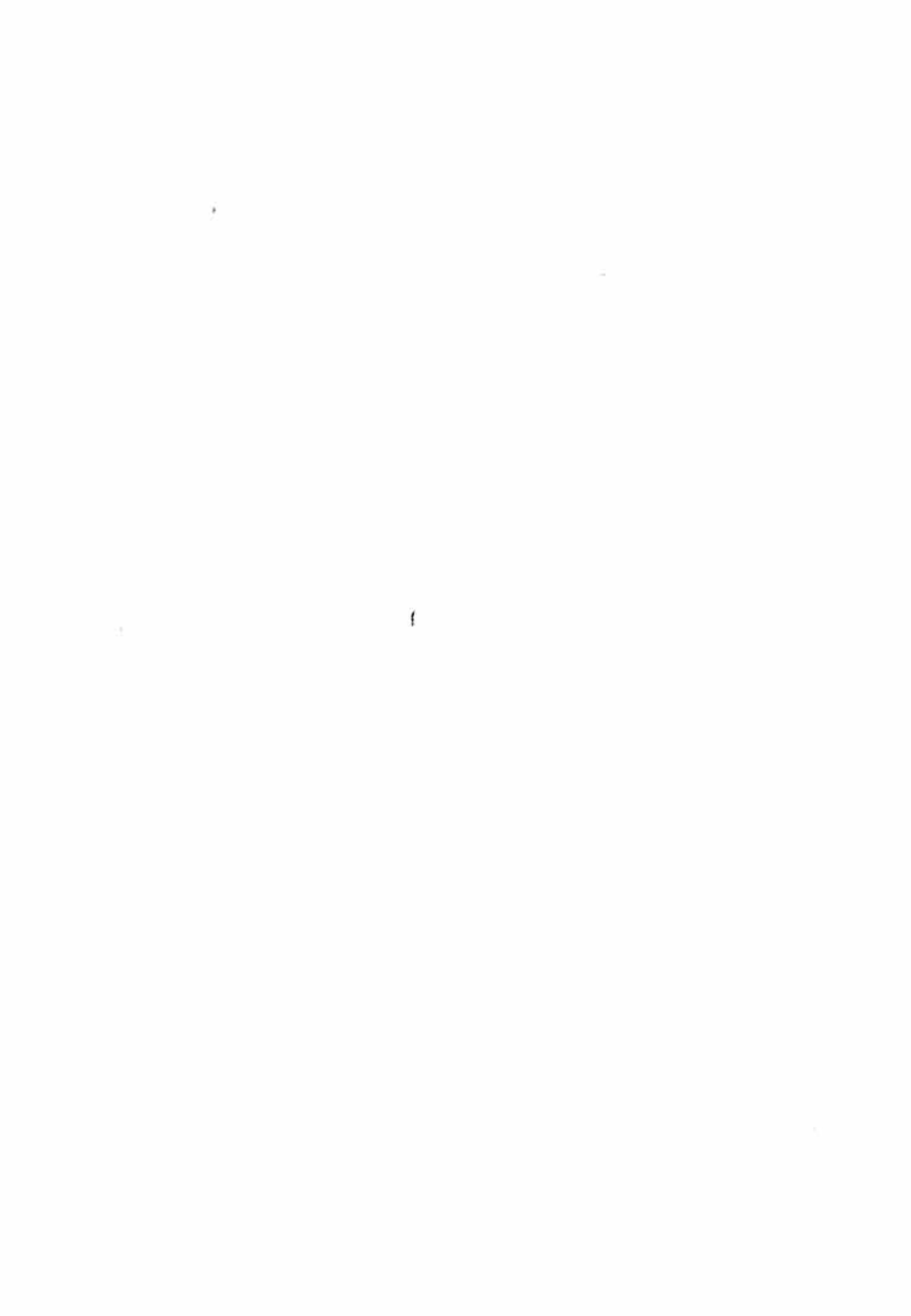
如今，經過兩年的奮鬥，閱鵬兄果然編出了《禪門公案三百則》《禪門語錄三百篇》《禪門詩偈

三百首》三部龐大而撼人的作品，完全符合了我多年前的心願。並且由於他的創發，比我們討論時還要完備清楚。有許多遺落在時間之河的精采內容，都由他掏沙揀金的找了出來，令人讀了感動不已。

如果說這一套書是目前講公案、語錄、詩偈最好的版本，實不爲過。讀這套書時，不僅爲閱鵬兄的用心努力感佩，也深覺這是衆生的福分，不只對已學者的查檢，對未學者的閱讀都有重大的貢獻。

現在成書在即，閱鵬兄找我爲這套書寫幾句話，我除了歡喜踴躍、讚歎作禮之外，實在不能置一詞。想到宇宙黯暗、人天長夜，禪門的風格與思想猶如夜空中的明星、人世裡的光照，不僅在古代可以啓發人心，在現代可以風月常新，一定也可以突破時空，爲未來人類的心靈做燈焰。

因此，這套書必有它永恆的價值。



自序

有一次在林清玄先生的書房品茗聊天時，他談到自己學佛的心路歷程，那是一次非常感人的經驗分享。由於他的心靈格外敏銳、細膩，所以在尋找人生的眞理時，他遇到的困難與挫折都比常人更刻骨銘心。潛入佛法大海，採擷最深處的智慧寶珠，哪裏是容易的事呢？都要落實在日常生活啊！如今由絢爛歸於平淡，快樂的活在當下，他的修行就是這麼簡簡單單了。

我們對禪都有高度的熱情，覺得在佛法森林裏，禪的花園是最美的。因爲禪直指人心，直截了當爲人點出生命的眞相。不像大部分的宗教，或多或少用美麗的謊言、善意的恐嚇來誘導衆生。

當然，我們深信「禪」並非「禪宗」獨有，佛門各宗各派都有，道家、儒家或者回教、基督教的高層教義也有。事實上，眞正體悟禪的人，禪是無處不在的。

正因「禪宗」破天荒將「禪」呈現出來，沒有愚民的儀式、盲目的信仰，在整部人類追求靈性進化的歷史上，散發出最純淨的光芒！開啓過一群成員最多的悟道者！

林清玄先生話鋒一轉，他說：「閱鵬，你會不會覺得如果我們以前有一套『禪門三寶』，就可以減少許多摸索的辛苦？」

我眼睛一亮，還以爲林清玄先生要開始談他的新計畫。

他說，他心目中的「禪門三寶」要擁有這些優點：

一、能夠網羅最重要的禪宗公案、語錄、詩偈。

二、能夠有畫龍點睛的白話翻譯。

三、能夠有深入淺出的詮釋，既有趣味，又能貼近現代人的生活。

四、能夠有完整的原文、資料出處。

五、能夠有方便易查的人名索引。

那麼，這樣的禪書，不但是入門者的最佳讀本，也是進階者的最佳工具書；是心靈苦悶者的一道清溪流泉，也是有心向上突破者的參考指南。

我聽了非常歡喜，這樣的構想眞是太好了，我也一直在期盼呢！

然後林清玄先生對我一笑，說：「閱鵬，我認爲你是最適合的人選，你來做吧！」

當時我一定是被他催眠了，居然迷迷糊糊答應了。或許是因爲與林清玄先生在一起的時候，感

染他的人格魅力，會覺得事情都很容易。現在回想起來，我應該裝聾作啞才對，因爲這一句話使我整整飽受折磨了兩年。如果一開始我就洞悉這套禪書工程之浩大、之艱難，我怎麼會自找苦吃呢？回憶起過去兩年，我全心全力投入禪門典籍的閱讀、蒐集、分類、整理，然後撰寫總共九百則的「白話新唱」、「分析與鑑賞」，其中的艱苦眞是一言難盡。甚至有好幾次想放棄不寫了，做別的容易事去！

但我還是堅持到底，不敢辜負林淸玄先生的期望。

事實上，其中也有許多奇妙難言的喜悅，例如有時在圖書館，無意中讀到一則湮沒千年的精美禪詩，或者心領神會於一段少爲人知的禪者私語，那種身心煥然的快樂，果眞不是感官娛樂所能比擬。

有一個很奇妙的現象，就是在撰寫這幾本書時，我總感到我的意識狀態提升到另一個層面，那是一個擁有更理想的理智、情感、直覺與文字能力的我。通過漫長兩年的磨鍊，我感覺到內在產生了某些微妙的變化。

我以爲，這套禪書不是出自我的手，我只是不可思議的宇宙所揀選的媒介。否則，爲什麼常常在寫完後重讀時，我會感到這些文字是這麼美好，卻又是這麼陌生？

宇宙有一個龐大無匹的大計畫，就是一切人、一切生命的終極覺醒。宇宙以凡情難測的手段敦促衆生不停琢磨靈魂的光采。身在局中的人，不必爲眼前的幸福歡欣，不必爲飛來的橫禍愁苦。保持清醒，努力活在當下，就是呼應宇宙大計畫的最好方法。

我深信，這套禪書，正是大計畫的一環。

而每一位閱讀本書的人，都是「有意識的」邁向覺醒之路的靈魂伴侶。

林清玄先生在總序中，戲稱找我寫作這套禪書是「出賣朋友」，我想，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不是他，我哪裏會有這麼好的修行機會？感謝他的「出賣」，想必這也是宇宙大計畫的一環。

前言

我們生存在一個極端不利於「覺醒」的環境裏，看看大社會的價値觀，看看權勢名利的光芒炫人耳目，看看衆人身不由己陷入情欲的追逐，看看身邊的親戚朋友如此安然於似醒實睡的生活模式，看看那些走入宗教、渴望跳脫塵俗的人復又跌入更自以爲是的妄想中……

如果你看周圍的人都很正常，不覺得他們有什麼不對，你要警惕了！只有昏睡的人才會覺得昏睡是正常的。

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希望活出眞正的自己，擁有快樂的人生。

但是，不知道哪個魔鬼發明了「明天」這個大騙局！人生是這麼短暫，大家却都將希望寄託在「美麗的明天」。如果，今天我們不努力下功夫，又怎麼能期待明天？

我們已經是這樣了，再不做點什麼，生命是不會自動改變的。

此時此刻，就讓我們爲自己做點什麼吧！

本書收錄了三百篇禪者的語錄，每一篇都是從浩瀚的禪門典籍中精挑細選出來的精華。

打開這本書，就像走進繁花似錦的靈性花園，你可以從容散步，看看禪師對弟子的開示，看看禪師與人的對話，看看禪師如何回答難以回答的問題，聽聽禪者濃縮畢生智慧體驗的臨終遺言，聽聽禪者被眞理敲擊心坎時精美莫名的感嘆辭章……

每一篇語錄都是源自高等心靈的訊息。

每一篇語錄都具有幫助我們找到眞我的力量。

每一篇語錄都有可能開啓你內在無窮的潛能。

每一篇語錄都能創造奇蹟。

在陽光普照的時候，光明流布十方，我們活在光明中而無感於光明的存在。

在黑暗的夜裏，我們摸索，我們匍匐前進，我們四處碰壁撞得頭破血流，這時候，一星火柴的微光都能照亮前路。

禪的黃金時代已逝，當代的大禪者又潛匿人海，無影無蹤，難以親近。

這個年代，我們必須更加堅強，秉持「自燈明，法燈明」的佛陀遺訓，堅持自己照亮自己，不要太輕易把靈性進化的責任託付給別人或虛無飄渺的神靈。

本書三百篇語錄涵蓋禪宗各個頭域的精要，可以輔助你「自己照亮自己」。

建議你在閱讀時，設法讓自己處於最好的理智與情感狀態，一篇一篇慢慢咀嚼，仔細琢磨原文的深義，不要拘泥於文字的表相，也不必強求理解。不懂很好，這樣才有眞正懂的時候。如果只是理智思維懂了，往往離禪越遠，對你並沒有實質的益處。

你也可以在睡覺前、打坐前、出門之前，閱讀其中一篇，然後讓這些禪語浸泡在你的心底，讓深層意識默默運作……

如果你喜歡走馬看花，隨心所欲瀏覽，單純享受閱讀的樂趣，這樣也很好，因爲本書提供了許多非凡的觀點、精采的故事，不但有禪的精華，還有圓融無礙的處世哲學、反敗爲勝的說話技巧……

有的時候，遇到某些生活中的不如意時，不妨隨手翻開任何一頁，來自高等心靈的啓示自然就在這裏！你轉變了心境，煩惱就迎刃而解了。

本書每一篇語錄就像是一根火柴，也許有一天，你就是靠著其中一根，點燃了照耀天地的大光明。



目錄

101 聽不見的涅槃

趙州從諗

僧問：「如何是涅槃？」
師云：「我耳重。」
僧再問。
師云：「我不害耳聾。」

《古尊宿語錄》卷十四頁一六四

【白話新唱】

僧人問：「涅槃到底是怎麼回事？」
趙州說：「我耳朵不好沒聽清楚。」
僧人又重說了一遍。

趙州却說：「我可沒耳聾喔！」

【分析與鑑賞】

趙州眞是超級幽默大師，可以在平常小處玩出精采無比的花式表演！

其實趙州一開始就把僧人的問題聽得清清楚楚了，他曾說：「念佛一聲，漱口三天。」同樣的，口說涅槃，也要刷牙三天！

涅槃豈是可以言語表達呢？

但趙州才不會直愣愣地這麼說，所以他技巧地以「我耳重」來表示這字不但說不得，也聽不得呢！

可惜僧人還沒領悟，又再說了一遍。趙州一定笑了，他面帶笑容說：「兄弟！我耳朵好得很呢！只是我有聽沒有見，而你呢，口說而不知。」

是的，人們都在說謊，都在說一些自己並不知道的東西，却說得自己以爲十分清楚。

當一個人能觀照到自己說的話實在空洞虛幻之時，這個人已經上路了。



102 古佛大戰新如來

趙州從諗

有秀才見師乃讚歎師云：「和尚是古佛！」
師云：「秀才是新如來！」

《古尊宿語錄》卷十四頁一六四

【白話新唱】

一位秀才見了趙州禪師以後，讚歎說：「和尚眞是古佛再來啊！」
趙州幽默地回說：「你也是新如來呀！」

【分析與鑑賞】

古佛，是對趙州的讚美。

可是趙州以「新如來」來提醒他：

第一，不只我是佛，你也是佛，人人都是佛。

第二，佛不是時間可以限制的，時間也是幻相的一環，佛非古非今，所以他以新如來對應古佛，表達新與古都是妄見。

如果佛代表的是絕對的境界，那麼，是不能以任何形容詞加諸其上的。

修行人要警覺的是，自己一起心動念，一有思維運作，就給絕對境界貼上標籤，而失落了本來面目，成爲落入紅塵的凡夫俗子。

輪迴的根本動力就在這裏。

103 成佛不費力

趙州從諗

問：「學人擬作佛時如何？」

師云：「大煞費力生！」

云：「不費力時如何？」

師云：「與麼即作佛去也。」

《古尊宿語錄》卷十三頁一四九

【白話新唱】

問：「如果我想成佛，這樣如何？」

趙州說：「這樣太費力了！」

問：「如果不費力呢？」

趙州說：「如果不費力，就已經成佛了。」

【分析與鑑賞】

在佛的眼中，人人都是佛，所以，如果人還想去做某些事來變成佛，那確實是太費力了，而且肯定毫無所獲，猶如戴著眼鏡找眼鏡，越是努力去找越是找不到。

反而是停下來，揉揉看累了、看花了的眼睛，立刻發現眼鏡就在眼前。

這就是不費力的「放下」，看見自己的本來面目，啊！原來與佛無異——自己早已成佛了。

不費力的放下，是一句重要的口訣。

「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這首詩，就有不費力的味道！

104 柏樹子成佛

趙州從諗

問：「柏樹子還有佛性也無？」

師云：「有。」

云：「幾時成佛？」

師云：「待虛空落地。」

云：「虛空幾時落地？」

師云：「待柏樹子成佛。」

《古尊宿語錄》卷十四頁一五四

【白話新唱】

問：「柏樹的子有沒有佛性呢？」

趙州說：「有。」

問：「既然有佛性，那麼何時能成佛？」

趙州說：「等到天空落到地上時。」

又問：「天空何時會落到地上？」

趙州說：「等到柏樹子成佛時。」

【分析與鑑賞】

表面上看，趙州在玩弄「循環論證」的遊戲。

老師說：「小明！你爲什麼打小華？」

小明說：「因爲小華打我。」

老師又問：「小華！你爲什麼小明？」

小華說：「因爲小明打我。」

這樣不是糾纏不清了嗎？

實際上，在問者的邏輯，柏樹子有佛性以及柏樹子幾時成佛是一個連續的問題。

可是在趙州眼中，有佛性與無佛性都無所謂，他愛說有佛性就說有佛性，愛說無佛性就說無佛性，因此，這個問題本身毫無意義。

猶如，一群人認眞開研討會，對論了三天三夜「火星人的飲食習慣與婚姻制度」，結果只是一場虛幻，因爲根本沒有火星人。

同樣的，說佛性有無，都與柏樹子的佛性毫不相干，因爲爲談來談去都在虛幻的層面打轉。「待虛空落地」，乃是虛幻不實的事。

同樣的，「柏樹子成佛」，也是虛幻不實的事。

以很嚴格的尺度來說，絕大多數人說的「佛道無上誓願成」，其實也在上演一幕虛幻不實的荒謬劇。

如果趙州心血來潮，在另外一個場合，他也許就會改變話鋒了：

問：「柏樹子幾時成佛？」

趙州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問：「學人不會。」

趙州說：「待你做佛時，大地萬物一起成佛。」

105 無法形容

趙州從諗

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云：「因什麼向院裏罵老僧？」
云：「學人有何過？」
師云：「老僧不能就院裏罵得闍黎。」

《古尊宿語錄》卷十四頁一五四

【白話新唱】

問：「什麼是祖師西來意？」
趙州說：「你怎麼在寺廟裏罵我呢？」
僧人訝異說：「我犯了什麼錯呢？」

趙州說：「我却不能在廟裏罵你啊！」

【分析與鑑賞】

趙州太機敏迅捷了！

正如男士讚美說：「妳眞是太美麗了！」

美女不屑地說：「請不要毀謗我。」

男士愕然，說：「說妳美麗有錯嗎？」

美女搖搖頭，說：「美麗二字怎麼夠格來形容我呢！」

趙州也認爲，祖師西來意本就不能用嘴巴說，所以問這個問題等於是罵他，就像美女認爲說她美麗乃是汚辱她。如同《金剛經》說：「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爲謗佛！」

「學人有何過？」趙州連他有什麼錯都不能說，因爲一說也錯。所以趙州說：「你無知，所以可以罵我；我不是無知，我却不能罵你。」

因此，美女大發慈悲，給男士一個提議：「你應該這麼說，」望了望眼神充滿期待的男士一眼，「妳的美豔眞是人間沒有言語足以形容！」

106 親自體驗禪

趙州從諗

問：「急切處請師道。」

師云：「尿是小事，須是老僧自去始得。」

《古尊宿語錄》卷十四頁一五四

【白話新唱】

僧人問：「禪的最關鍵處請師父指示！」

趙州說：「你看看！連尿尿這種小事情，都必須我自己去才行，何況是禪呢！」

【分析與鑑賞】

有一次，鄰居跑來向蘇大師借驢子，他不想出借，順口說：「驢子如果在家的話，我很樂意借

你，不巧的是牠不在……」

就在這個時候，從屋後傳來驢子的嘶聲，這人問說：「大師！這是怎麼一回事？驢子明明在，還跟我說不在！」

蘇大師惱羞成怒說：「你還算是人嗎？寧願相信驢子，卻不相信我這個德高望重的老人！」

107 生活即是大修行

趙州從諗

問：「了事底人如何？」

師云：「正大修行。」

學云：「未審和尚還修行也無？」

師云：「著衣喫飯。」

學云：「著衣喫飯常事，未審修行也無？」

師云：「你且道我每日作什麼？」

《古尊宿語錄》卷十三頁一四九

【白話新唱】

僧人問：「開悟了以後做什麼？」

趙州說：「正好可以好好修行。」
僧人問：「不知道和尚還有修行嗎？」
趙州說：「穿衣、吃飯。」
僧人說：「穿衣、吃飯是平常事，和尚還有修行嗎？」
趙州說：「不然你以為我每天都做什麼？」

【分析與鑑賞】

沒修行的人，很煩惱。
有修行的人，很厲害，也更煩惱。
凡夫擁有很多，佛陀一無所有。
沒有修行了的人，很平常，很普通。
佛也常常覺得自己沒什麼，與大家沒什麼兩樣。
沒有修行的人，生活就是現實生活。
有修行的人，把生活分成現實生活與修行生活。

沒有修行了的人，生活就是生活。

據說，剛剛才一炮而紅的電影明星都很不可一世。

而走紅多年的電影明星反而客客氣氣。

嗯！嗯！嗯——

在馬桶上心無旁騖地蹲五分鐘，與在蒲團上打坐一小時，一般偉大！

108 有修行的大官

趙州從諗

馬大夫問：「和尚還修行也無？」
師云：「老僧若修行即禍事。」
云：「和尚既不修行，教什麼人修行？」
師云：「大夫是修行底人。」
云：「某甲何名修行？」
師云：「若不修行，爭得撲在人王位中，餧得來赤凍紅地無有解出期？」
大夫乃下淚拜謝。

《古尊宿語錄》卷十三頁一四七

【白話新唱】

馬大夫問：「和尚還有沒有修行？」
趙州笑著說：「我如果還有修行就慘了！」
馬大夫說：「和尚如果不修行，怎麼能教導別人修行呢？」
趙州說：「我看，反而是你有修行呢！」
「為什麼說我有修行呢？」
趙州正色說：「如果你不是有修行，怎麼會一頭泡在宦海浮沈中，被榮華富貴束縛住了，連何時回復自在之身都不知道！」
馬大夫感動流淚，向趙州拜謝。

【分析與鑑賞】

當年梁武帝問達摩：「本皇帝即位以來，蓋寺廟、抄寫佛經，不計其數，有何功德？」
達摩一本道心說：「並無功德。」
梁武帝驚訝說：「怎麼會呢？」
達摩說：「這只是人天福報，不是眞的功德。」

梁武帝追問：「什麼是眞的功德？」

達摩說：「體會諸法的本體是空寂，才是眞功德，不是做世俗的事業可以求來的。」

同樣的，一個人可以做到大官，福報都不算小，可是這樣的福報如果引導他進入一種追逐名祿的惡性循環中，不能與眞理的訊息接觸，依出世的眼光來看，不啻是「禍報」！

體會諸法的本體是空寂，這就是趙州所說的「不修行了」。

有許多的布施、持戒、誦經、禪坐……就是有修行，很了不起，可是如果沒有見性，仍然是有福報無功德。

現在的許多功德會，其實只是福報會，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已屬嘔啞嘲哳聲浪中一股清音可喜，值得讚歎！然而，以佛陀本懷，尙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才是眞正的功德會。

趙州却說：「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作風，在適當的時機做適當的事，也是大功德。」

趙州這話有道理。我的求全之毀，也有道理。一切都對。

109 拄杖短，鐵床長

趙州從諗

有新到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

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

僧無對。

《五燈會元》卷四頁八十一

【白話新唱】

有位剛到不久的僧人，神氣地對趙州說：「我從長安出發，一路上橫挑拄杖，一直走到這裏，沒有撞到一人。」

好大的口氣！意思是，從長安到趙州，沒有遇到一個像樣的禪師。

趙州立刻回他一句：「那是因爲你的拄杖太短！」

僧人無言以對。

【分析與鑑賞】

普羅克魯斯特斯(Procrustes)是希臘神話中的惡霸，他常把旅客引誘到他的住所，迫他們睡在一張鐵床上。

如果鐵床比旅人的身材還長，他就用力把旅人的頭脚拉長。

如果旅人的身材比鐵床長，他就用刀斧把旅人的頭脚砍成鐵床的長度。

所以，幾乎睡過他的鐵床的旅人，不是死於非命，就是少了半片頭，斷了半條腿，很少有人全身而退。

「普羅克魯斯特斯的鐵床」變成一個比喻——僵化的固定模式。

來參訪的僧人，心中正有一張「普克魯斯特斯的鐵床」，他看其他人都不行。

爲什麼他沒看出人人都是一尊佛呢？

爲什麼他一開口就說別人都不行呢？

強烈的法執，強烈的我執，使趙州不得不當頭棒喝。

是你的拄杖太短就是說：是你自己有問題！

●每個人的心中，也有一張「普羅克魯斯特斯的鐵床」，我們看世界不順眼，看別人不順眼，於是拿起理智思維言語的刀斧把世界砍成碎片、把別人砍成缺手缺脚的圓木，來符合我們心中不可更改的鐵床。

佛法教我們的，不過是把這張鐵床丟掉，讓世界萬物以自己的姿勢好好睡一覺。

110 畫蛇添足

靈鷲閑

（靈鷲閑）謂衆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與蛇畫足，此是頓教！」

《景德傳燈錄》卷十頁一八一

【白話新唱】

靈鷲閑禪師對大家說：「注意！開悟是你們本來就有的，如果還要教我替你們說，不就是畫蛇添足嗎？

「剛剛說的，就是最了不起的頓悟心法。」

【分析與鑑賞】

幾乎每一個開悟的人都忍不住會說：「啊！原來就是這樣！」

開悟的內容，幾乎是悟前就知道了，可是，開悟是眞正的體驗，就與只是知道完全不一樣。

有人曾說：「我走遍世界各地，後來發現，幸福就在自家庭院。」

是的，必須走遍世界各地，才會有此發現；一直窩在家中，反而對幸福視若無睹。

懷念老歌〈初戀女〉唱道：

終日我灌溉著薔薇，卻讓幽蘭枯萎。

注意！要注意那被你忽略的，你就會發現，原來佛性一直散發著幽幽香氣……

111 三界在哪裏

天龍和尚

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
師云：「汝即今在什麼處？」

《景德傳燈錄》卷十頁一八五

【白話新唱】

僧人問：「怎樣才能出離三界？」
天龍和尚說：「你以爲你現在在哪裏？」

【分析與鑑賞】

你以爲你現在在哪裏？你就在那裏。

僧人心中有個三界要去出離，所以他被拘在三界裏。
佛陀心中沒有三界，所以佛陀不被三界限制。
回答問題最高的技巧，就是讓問題根本不能成立。
所以天龍和尚的另一個答覆是：「你以爲哪裏是三界？」
三界就在起心動念之處。

112 供養羅漢

翠微無學

師因供養羅漢，有僧問曰：「丹霞燒木佛，和尚爲什麼供養羅漢？」
師曰：「燒也燒不著，供養亦一任供養。」
又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
師曰：「汝每日還喫麼？」僧無語。
師曰：「少有靈利底。」

《景德傳燈錄》卷十四頁二七〇

【白話新唱】

翠微無學供養一尊羅漢像，有僧人就問說：「丹霞天然把木頭佛像劈來當柴燒，你爲什麼卻恭恭敬敬在供養羅漢像？」

翠微說：「丹霞雖然燒佛像，其實連佛的一根汗毛也沒燒到；我供養羅漢像，也只是供養羅漢像而已。」

僧人又問：「你供養羅漢像，羅漢（比喻佛性）有來嗎？」

翠微說：「你每天都吃飯嗎？」

僧人無言以對。

翠微說：「唉！想找到一個伶俐的人還眞不容易。」

【分析與鑑賞】

丹霞燒木佛的時候，諸佛菩薩歡喜點頭，因爲他是以佛的心情來燒木佛。

什麼是佛的心情？沒有執著，無罣無礙。

大部分的衆生在拜佛時，諸佛菩薩又點頭又搖頭。點頭是因爲拜佛總不是壞事，搖頭是因爲衆生以凡人的心情來拜佛。

什麼是凡人的心情？有企圖、有野心、有欲望。

翠微無學供養羅漢，諸佛菩薩也是歡喜點頭，因爲他也是沒有執著，無罣無礙。

所以，佛陀可能會對某些高喊殺佛、斬佛、一棒打死佛的人鼓掌叫好！卻會對另一些膜拜他、祈求他、爲他塑金身的人搖頭歎氣。

僧人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意思是：供養羅漢是一種著相的行爲，這樣還能開悟嗎？

翠微說：「你每天都吃飯嗎？」意思是：每天吃飯，一樣可以開悟，爲什麼供養羅漢就不能開悟？供養羅漢跟吃飯一樣，只是一件平常事。會的人，做什麼都不會著相；不會的人，做也著相，不做也著相。

113 用過即丟

雲巖曇晟

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
師曰：「有一人要。」
曰：「你不教伊自煎？」
師曰：「幸有某甲在。」

《景德傳燈錄》卷十四頁二七三

【白話新唱】

雲巖曇晟正在煮茶時，道吾圓智問他：「你這茶要煮給誰喝？」茶當然是要給兩人喝的，道吾明知故問，可見他問的是那不可說的佛性。所以雲巖說：「有人要喝。」

雲巖一語雙關，却也絕不落了形跡。

道吾說：「為什麼他自己不煮茶呢？」

雲巖說：「還好有我在。」

【分析與鑑賞】

每個人當下的一切，就是佛性的全體展現。就好像你看見風箏在高高的天上迎風招展，你就知道有人把著長長的絲線在控制風箏。同樣的，當雲巖煮茶，道吾發問時，正是佛性把著長長的絲線操控這一切。

唯一不同的是，在說明時我們把風箏與操控者分開敍述。實際體驗上，操控的佛性與被操控的人是渾然一體，只是為了敍說方便，依著人類語言的表達慣性，提出佛性一辭而已。

佛性是一切人事物背後的眞正老闆。

雲巖的回答說得冗長一點就變成這樣：「佛性要喝茶，由我來喝；佛性要煮茶，由我來煮。佛性就是我，我就是佛性。操控的佛性與被操控的我，都只是用過即丟的文字語言，不要用了以後捨不得丟，囤積在腦中發霉。」

114 日夜不曾眠

雲巖曇晟

一日謂衆曰：「有個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

《景德傳燈錄》卷十四頁二七三

【白話新唱】

雲巖曇晟有一天對大衆說：「有一個人家的小孩，無論你跟他問什麼，他都可以回答得清清楚楚。」

洞山良价問說：「他讀過多少書呢？」

雲巖說：「一個字也沒有讀過。」
洞山問：「那他怎麼會知道這麼多？」
雲巖說：「他白天晚上都不必睡覺，整天都清醒。」
洞山說：「那麼我可以向他問個事情嗎？」
雲巖說：「當然可以，只是他不是用一般人想像得到的方式來回答。」

【分析與鑑賞】

「有個人家的兒子，沒有什麼問題回答不出來。」象徵佛性是一切人類智慧的大寶藏，無所不知。

「一字也無」，象徵佛性超越文字語言相，在語言文字形成之先。

「日夜不曾眠」，象徵佛性恆常在大明覺中，惺惺寂寂，寂寂惺惺。而一般人的意識狀態却在昏睡與清醒間輪迴。

「道得却不道」，象徵佛性不可以言語來說——雖然沒有說話，可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什麼都說了。

115

通身是眼

雲巖曇晟

道吾問：「大悲千手眼，哪個是正眼？」

師曰：「如無燈時，把得枕子怎麼生？」

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

師曰：「怎麼生會？」

道吾曰：「通身是眼。」

《景德傳燈錄》卷十四頁二七三

【白話新唱】

道吾圓智問：「大悲觀世音菩薩有千手千眼，哪一隻眼睛才是眞正的心眼？」

雲巖曇晟說：「如果你走入黑暗的房間，你要怎麼樣才能找到枕頭？」

道吾大叫一聲說：「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雲巖說：「你明白了什麼？」

道吾說：「全身都是眼睛。」

【分析與鑑賞】

眼睛，代表洞見、悟見。凡人用兩隻肉眼來看世界，只能看見從紅光到紫光的可見光。開悟的人，打開了法眼，便能看見宇宙的眞相。

通身是眼，象徵了悟道者與眞理完全融而爲一，沒有任何的障礙，消除掉能所對立的分別意識。有兩隻眼睛的人，是凡人，雖然沒什麼智慧，至少能在物質世界存活得很好。有三隻眼睛的人（兩隻肉眼加一隻法眼），是超人，不但可悠遊於物質世界，也能翱翔於無垠的心靈世界。

通身是眼的人，是成道者，沒有任何法則可以束縛他。

但是，通身是眼的人歷史上百年難得一見，三隻眼的人間或有之，連兩隻眼睛都正常的人也不太多了。

大部分的人是獨眼龍：對世間美好的事物關掉眼睛，對世間黑暗欲望的產物則張大眼睛捨不得暫離。

或者是另一種獨眼龍：一隻眼睛專看別人的缺點，另一隻眼睛專看自己的優點。

大部分的修行人，根本就是睜眼瞎子，被同樣瞎了雙眼的大膽師父牽著鼻子走。在黑暗世界中，相牽入火坑——這是佛經的寓言故事，永遠是修行人的宿命。

116 仰山大師

仰山慧寂

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眞金，我亦拈與他。

《景德傳燈錄》卷十一頁一九二

【白話新唱】

仰山慧寂說：「我這裏是超級市場，各種貨色應有盡有。有人要買老鼠屎，我也有；有人要來找眞正的黃金，我也有。只要有心來找我，我都會讓他不虛此行。」

【分析與鑑賞】

老鼠屎，比喻雜學；眞黃金，比喻禪的解脫心法。

雜學，範圍可廣了，山、醫、命、卜、相、詩、詞、琴、棋、書、畫、茶……

大師，廣學多聞，任何人來，都能從他有興趣的話題談起，撩起他對道的嚮往，這就是方便善巧，才能廣度衆生。

另一類的老師，獨沽一味，任何人來，他都把眞金亮出來，於是有緣即留無緣去，他也不牽掛。這一類專賣店型的老師，雖然不能像超級市場型的大師人潮滾滾，也自有冰壺秋月的風骨，一生傳他三兩高徒就足矣！

怕只怕，第三種老師，乃是「贗品專賣店」或「假貨超級市場」，唬得天下人入彀來，懵昧無知，還以爲自己比別人更幸運，早遇明師呢！

當今，贗品充斥，眞金匿跡，第三種老師橫行江湖——噫！中國之大，竟無禪師！

117 枯木裏龍吟

香嚴智閑

問：「如何是道？」

師曰：「枯木裏龍吟。」

僧曰：「學人不會。」

師曰：「髑髏裏眼睛。」

《景德傳燈錄》卷十一頁一九六

【白話新唱】

僧人問：「道，是怎麼一回事？」香嚴智閑說：「在乾枯的木頭裏，眞龍吟嘯著雄壯的天籟！」

僧人說：「我實在不明白。」

香嚴又說：「髑髏頭裏面，有一對眼睛看著大千世界！」

【分析與鑑賞】

在凡人的眼中，一段枯木，槁木死灰了，就只是一段枯木。然而，禪師卻看出枯木也是佛性的現身，枯木也是宇宙意識的一部分——從一部分，可以還源溯本，見到整體，猶如人們可以從一滴海水嘗到整座海洋的味道。

一段枯木，也演奏出眞理的聲音。

同樣的，髑髏內也有眞理的眼睛，因爲眞理藏身在宇宙任何一個地方。

對悟道的人，一個別致的讚美就是：「老和尚通身是眼！」

基督教的聖者說：「上帝在每個地方看著我。」

一點兒也沒錯，整個宇宙是一團大光明，當自我徹底消失了，超越了色受想行識的幻相，佛性、眞理、上帝……，這些名詞也不復存在了，禪也沒了，道也沒了……。在這永恆的當下，地球依然旋轉，月亮依然盈虧，世上仍有戰火、饑荒、罪惡、鬥爭，神殿內仍有僧侶清修，千門萬戶裏，仍有夫妻子女尋常生活，海洋仍盪漾，高山仍積雪，風繼續吹，水繼續流，成、住、壞、空、生、住、異、滅……。

118 路逢劍客須呈劍

陳尊宿

問：「如何是曹溪的的意？」

師曰：「老僧愛瞋不愛喜。」

曰：「爲什麼如是？」

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指月錄》卷十三頁二三一

【白話新唱】

人問：「什麼是六祖慧能的心法？」

陳尊宿說：「老僧喜歡發脾氣！」

「怎麼會這樣呢？」

陳尊宿說：「如果你是劍客，只有遇到另一劍客，你才會把心愛的寶劍呈給他欣賞。如果你是詩人，不要隨便把你的詩拿給不懂詩的人，免得他看不懂，還寃枉你寫的是不知所云的玩意兒。」

【分析與鑑賞】

在夢中，我們常有色彩鮮明，劇情精采的經驗，逼眞無比——在夢中夢是眞的——可是，從夢中醒來，逐漸恢復了正常意識，非常奇怪的，剛才歷歷如繪的夢境却迅速褪色，只剩下一絲隱約模糊的殘餘印象，即使拚命想回溯夢中情景，最多也只能喚起一二片斷的夢境。難道，才發生不久的夢，竟是這麼難以追憶？

是的，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夢中意識與清醒意識，是不同的意識狀況，夢中意識的意識頻率比清醒意識更高更微細，所以夢中的經驗不能被清醒意識完全接收，只會留下碎片與扭曲的印象。

如果記錄夢境，要掌握剛醒未醒之際迅速記錄，才不會失眞太多。

許多我們自以爲記得清清楚楚的夢境，很可能是清醒以後，自己把它彌補完整的，不是完全原貌。

高層意識的內容，下降到低層意識，再也無法以本來面目重現了。

已悟的人，生活在高層意識中，是無法被低層意識的凡夫俗子眞正了解。

「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一幾乎是悟道者面對有心理解悟後世界的人，一個有點兒莫可奈何的心情。

●

有心參禪的人，不妨把所參的公案或話題帶進夢境裏參究。

畢竟，夢中意識更逼近悟後的世界，也許，你的開悟是在夢中，醒來後，世界完全改變了，煥然一新！

119 如喪考妣

陳尊宿

（陳尊宿）示眾：「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

《指月錄》卷十三頁二三三

【白話新唱】

陳尊宿對大家說：「還沒開悟以前，就好像父母親過世了一樣那麼悲痛，加緊努力參究。已經開悟了，還是要像父母過世一樣悲痛，把握時光，加緊悟後起修，消融殘存的業習，廣學多聞，才有能力幫助衆生。」

【分析與鑑賞】

父母過世，是人生一大哀痛，往往會給人帶來巨大的震撼力，從而思索到平常忽略的生死大謎。

還沒開悟，是如喪考妣一般可悲可痛的事。
已經開悟，却還沒圓滿，也如喪考妣一般可悲可痛。
兩者都要加緊努力修行。
加緊努力修行，是永遠不變的事。
只不過，不同的階段，在不同的課題下功夫。
後來有人優美地表達了這個想法：
僧問：「大事已明，爲什麼亦如喪考妣？」
青峰楚禪師說：「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這麼詮釋吧！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加緊努力使春花綻放。大事已明，如喪考妣，加緊努力使春花落地果實紅熟。

120 吃飽了，就不餓

大隨法眞

（大隨法眞）妙齡夙悟，遍參知識，次至大潙會下，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清苦鍊行，潙深器之。

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語。」

師曰：「教某甲向什麼處下口？」

潙曰：「何不道如何是佛？」

師便作手勢掩潙口，潙歎曰：「子眞得其髓！」

《指月錄》卷十三頁二三三

【白話新唱】

大隨法眞年紀很輕時就開悟了，他遍參各地的禪師，最後在溈山和尙的道場住下來。

有好幾年的時間，大隨法眞過著吃不求飽，睡不求暖的苦行生活，來鍛鍊自己的道行，潙山和尙非常器重他。

有一天，潙山說：「你在我這裏住了這麼久，連一句轉語也沒問過。」

法眞反問：「你教我從何問起呢？」

潙山說：「你可以問如何是佛啊！」

法眞便做出手勢掩住潙山的嘴巴。潙山忍不住讚歎說：「你果然深得禪的精髓！」

【分析與鑑賞】

到此地步，連說一個佛字都是多餘了！

正如酒足飯飽之後，再端上龍肝鳳髓熊掌猩唇，也是累贅。

有一種東西是不可說的，一說它，即是「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

諸師諸祖說了那麼多，無非是說明它是不可說的。

像水中的鹽，看不見，卻可以用舌頭嘗出味道來。

什麼是禪？吃飽了，就不餓。

121 衆生一體

大隨法眞

僧問：「路逢古佛時如何？」

師曰：「你忽逢驢駝象馬，喚作什麼？」

《指月錄》卷十三頁二三三

【白話新唱】

僧人問：「如果在路上遇到以前的佛陀，該怎麼辦？」

大隨法眞：「如果在路上遇到驢子、駱駝、大象、馬兒，你又該怎麼辦？」

【分析與鑑賞】

極其敏銳的反應，唯有深深契入衆生與佛毫無差別的境界，才能在第一時間這麼回答。

甘迺迪曾說：「不要問國家爲你做了什麼，先問你爲國家做了什麼。」

套這句語式，我要說：「不要問佛是怎麼回事，先問問衆生出了什麼狀況。」

這些驢駝象馬，乃至於你我他，出了什麼狀況？

唉！小事一樁。

我們只不過得了失憶症，忘記了「原來我們即是佛」。

「我們即是佛」的記憶被遺忘在意識深處，只要有一天觀照的亮光照見這失落的一角，或者禪師的棒喝助你瞥見這一角，咦！路上迎面走來的古佛，怎麼就是我呢？

然後，你會拔出倚天劍，一揮！

佛頭落地。

連驢駝象馬也順勢斬成兩段。

之後，你欲其生則生，欲其死則死。

生，即是森羅萬象熱鬧滾滾，有佛有衆生有花有月有樓臺；死，即是諸法空寂，未曾始未曾終未曾有未曾無。

122 隨他去也

大隨法眞

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個還壞也無？」

師曰：「壞！」

僧曰：「恁麼即隨他去也？」

師曰：「隨他去也！」

《景德傳燈錄》卷十一頁二〇〇

【白話新唱】

僧人問：「宇宙到了壞劫時大火災猛烈無比，把整個世界都燒成灰燼了，不知道這個時候，佛性會不會燒壞？」

大隨法眞說：「會燒壞！」

僧人說：「既然會燒壞，就隨他去了。」

法眞說：「對啊！隨他去了，不隨他去也不行。」

【分析與鑑賞】

僧人很聰穎，知道佛性問不得，故用「此個」來代替佛性。其實這樣的表達已屬明顯了，禪僧使用的佛性的象徵，往往比佛洛伊德分析出來的性的象徵更加迂迴曲折好幾層。

按理說，佛性是無生無滅，大隨法眞應該回答：「佛性本來就沒有成與住，又怎會壞與空？」可是這麼回答，倒像是經師論師，而不是禪師的風格了。

他語不驚人死不休地說：「佛性會燒壞！」

這是更深一層的表達，須有更高的證量。

其實還是表示佛性與會不會燒壞完全無關。

猶如中華少棒隊大勝日本隊以及中華少棒隊大敗日本隊，你瞧瞧！中國人的語言智慧多麼有禪意啊！大勝即是大敗，大敗即是大勝。

大隨法眞的言外之意，無非是：兄弟！你何必淌這渾水，去管佛性會不會燒壞呢？

僧人伶俐至極，一點就通，便說：「既然如此就隨他去了！」

但是這話還有一點兒小語病。隨他去不是我們做了「隨他去」才能「隨他去」，而是根本放下這個無謂的問題，自自然然隨他去了。

好像靜坐的時候身心要放鬆，有些新手以爲要去做放鬆才能放鬆，結果越想放鬆反而繃得越緊。

所以大隨法眞再叮嚀一聲：「隨他去也！」

當下放下，便是隨他去也。

123 平常中的神聖

大隨法眞

問：「生死到來時如何？」

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

曰：「誰受供養？」

師曰：「合取鉢盂。」

《景德傳燈錄》卷十一頁二〇〇

【白話新唱】

有人問：「死亡到來時，該怎麼辦？」

大隨法眞說：「有茶就吃茶，有飯就吃飯，你還想怎麼辦？」

又問：「那麼是誰接受供養呢？」

法眞說：「該捧起鉢盂就莫遲疑。」

【分析與鑑賞】

喝茶吃飯是平常的事情，我們習慣了，不會以特殊的情緒來應付。

悟道者深刻體會到生死、涅槃與喝茶吃飯一樣是宇宙中的平常事，自然而然會淡然處之。

有人曾說：「每次我要與大人物見面時，都會非常緊張，手腳都會發抖，後來我想到一個妙招，只要我的腦中一浮現：哇！即使是皇帝、教宗、總統、天下第一美人，都要脫下褲子蹲在馬桶上拉大便，與我完全平等嘛！所以，馬桶之前人人平等，我就完全放鬆下來了。」

依此類推，一切事件的背後都隱藏著眞理的本質，一旦悟道者見到了，所有的事件都與吃飯喝茶一樣平常，也一樣神聖無比。

每一件平常事的背後，都有大道的光，佛性的明，至極神聖不在遙遠的彼岸，尋常飲水即可找到。

124 浮雲任去來

靈雲志勤

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

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

《指月錄》卷十三頁二三四

【白話新唱】

僧人問：「怎樣才能永遠逃出生老病死的束縛？」

靈雲志勤說：「青山從來沒有動過，任憑浮雲變化萬端地來來又去去。」

【分析與鑑賞】

「青山元不動」，比喻佛性如如不動，永恆在大自在光中。

「浮雲任去來」，比喻色、受、想、行、識的作用熾然活躍，所以遮住了佛性這本來面目。

但是對佛性來說，五蘊再怎麼猛烈運轉，再怎麼百死千生輪迴六道，也不影響永恆的大自在。

所以任浮雲來去，青山元不動。

悟道者明白了，便與五蘊成爲好朋友，與妄想雜念作伴，並從容欣賞浮雲幻變多端的美——一切的存在，都是美好的。

125 盲聾啞

新建禪師

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云：「有眼暗耳聾口啞底，爲我討一個來。」

《指月錄》卷十三頁二三五

【白話新唱】

新建禪師一向不收小沙彌，有僧人建議他：「和尚年紀也大了，何不收個小沙彌來侍奉你？」他笑著說：「好啊！有又聾又瞎又啞的，就幫我介紹介紹。」

【分析與鑑賞】

這是禪師的超級脫口秀！絕對令人出乎意料。

什麼！要一個又聾又瞎又啞的人來侍候你？不對吧！你去侍候他還差不多吧！
禪師笑笑，他的話可不好懂，但他也不以爲意。
眼暗耳聾，代表悟道者不受外界的聲色幻相干擾，能用眞心來體會萬事萬物。口啞，代表悟道者深知眞理不可說，所以閉口不談，免得像魚兒一樣，一開口吞了香餌就喪命在釣客手上。
對一個正常人來說，眼睛、耳朵、嘴巴都用得太習慣了，依賴得成爲天經地義，在這種行爲慣性下，要變成又瞎又聾又啞實在太難了。
瞎，看不見世界的虛幻與虛僞。
聾，聽不見世界到處氾濫的謊言。
啞，至少不再對自己也不再對他人說謊。

126 該洗澡了

石梯和尚

石梯和尚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洗體，汝作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皀角來。」師呵呵大笑。

《指月錄》卷十三頁二三五

【白話新唱】

石梯和尚有一回被侍者說：「和尚！該去洗澡了！」

他反問：「我既不洗塵垢，也不洗身體，這樣你怎麼叫我去洗澡呢？」

侍者說：「和尚！你先去洗，待會兒我就拿香皀給你。」

石梯和尚哈哈大笑，眞是好一位高明的侍者。

【分析與鑑賞】

「既不洗塵，亦不洗體」，是一語雙關的妙語。塵，即是客塵煩惱，像灰塵一樣的煩惱沾污了明鏡一般的本心。體，即是眞如本體，人人本具的佛性。

所以整句的寓意，即是兩邊皆不執著，一切都放下，沒有主客對立，沒有二元的分別，乃是解脫者的自在心境。

而侍者則毫不理會和尙的雙關語，以不變應萬變地表示：「和尙！去洗澡了！」說這麼多精采的法並不能把身體洗乾淨的。趙州都說過屎尿是小事都要親自去了，更何況洗澡呢！

侍者採取的是以逸待勞的策略，不踏入石梯和尙布下的八陣圖，這麼精妙的陷阱無用武之地，石梯也只好哈哈大笑了。

法說得再多，澡總是要洗的。

對悟道者而言，洗一次澡的功德，比讀完一整部大藏經大太多了。

127 你要去哪裏

石梯和尚

（石梯和尚）一日見侍者托鉢赴堂，乃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什麼處去？」

者曰：「上堂齋去。」

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

者曰：「除此外，別道個什麼？」

師曰：「我只問汝本分事。」

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

師曰：「汝不繆爲吾侍者。」

《指月錄》卷十三頁二三五

【註】＊本分事：即是本來面目、本地風光、自己的光明佛性。

【白話新唱】

石梯和尚有一天看到他那寶貝侍者托著鉢要去齋堂，就把他叫住了，問他要去哪裏。

侍者說：「要去齋堂吃飯。」

石梯說：「我怎會不知道你要去齋堂吃飯。」

侍者說：「不然你要我說什麼呢？」

石梯說：「我正是要問你本分事。」

侍者說：「如果你要問我本分事，那麼，我眞的是要去齋堂吃飯。」

石梯大大讚美他：「你眞不愧是我的侍者！」

【分析與鑑賞】

遙想當年，佛陀在陀婆闍梨迦林行走時，牧牛人、牧羊人、樵夫都勸他：「不要再往前走了！前面有一個惡賊央掘魔，已經殺了九百九十九人了，他現在拿著刀埋伏在前面，他以爲再殺一個人湊滿一千，就可以升天了。」

佛陀說：「我心裏已經不知道什麼是恐懼了！」

然後佛陀繼續向前走。

央掘魔遠遠看見佛陀走近了，他從沒看過這麼安詳自在的人，臉上又充滿莊嚴的光采，他忽然覺得內心的殺意沒了，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

他忍不住現身對佛陀說：「喂！出家人！不要再往前走了。」

佛陀繼續往前走。

央掘魔又說：「喂！出家人！不知道爲什麼，我不想殺你，你回去吧，我等下一個路人再殺。」

佛陀繼續往前走。

央掘魔開始急了，他大叫：「停止！停止！不要再往前走了！」

佛陀繼續往前走，並且邊走邊說：「我（的心）早就停止了！是你（的心）沒有停止！」

就這樣，央掘魔彷彿被電擊到了，佛陀契機的一句話引他見到了神秘的內心世界。

石梯和尚問侍者：「你要去哪裏？」

其實問的是：「你的心要去哪裏？」

侍者不知道是沒聽出來呢，還是裝迷糊，或許是智珠在握吧，答：「上堂吃齋。」

石梯說：「我不是問你這個，我是問你本分事。」

未悟的人一聽到本分事就心生高貴想、神聖想，立刻聯想到般若、涅槃、眞如、佛性等等超凡脫俗的字眼。

然而侍者仍然說：「如果問的是本分事，那我眞的是要上堂吃齋去。」

哎！飢來吃飯睏來眠，侍者說出禪的三層境界之「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將至道與現實生活融爲一體。

侍者已經超越「你要去哪裏」的境界了，他說：「我就在這裏。」

難怪石梯和尚要讚美他了！

你眞不愧是我的侍者。

連自己也一起讚美了，眞是刀切豆腐兩面光。

你的心，要去哪裏？

128 只活一天

靈樹如敏

問：「和尚年多少？」

師曰：「今日生，來日死。」

《景德傳燈錄》卷十一頁二〇一

【白話新唱】

有人問靈樹如敏：「和尙！你今年多少歲了？」

他說：「我今天才出生呢！不過，明天就死了。」

【分析與鑑賞】

以前有一首流行歌唱道：「只要爲你活一天，這是我心願……」

這首歌還眞有禪意呢！

禪師斬斷了過去的臍帶，打破未來的期待，永遠活在當下，所以，靈樹如敏說：「我今天才出生呢！」

至於明天，明天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沒有人能知道明天的事——對今天的我來說，昨天的我已死；對明天的我來說，今天的我也死了。

永保一顆年輕的心。

活在當下，掌握當下的心，這是我們唯一有能力做到的。

129 佛祖是牛頭馬面

國清奉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傍。」

《景德傳燈錄》卷十一頁二〇三

【白話新唱】

問：「什麼是佛法最偉大的道理？」

國清奉禪師說：「很簡單，釋迦牟尼是牛頭，祖師是馬面，別被他們勾魂了。」

【分析與鑑賞】

民間傳說，牛頭、馬面是拘提人命的獄卒，爲什麼奉禪師竟然把佛陀、祖師比喻爲牛頭、馬面

呢？

這麼說吧，吃飽飯的人，飯就沒什麼了，可是飢餓之時，每一粒飯都香噴噴、惹得口水直流。同樣的，未達佛法大意的人，佛法也是香噴噴，令人恨不得早點兒開悟證果得六神通，這時佛是崇高的，祖師是偉大的，都是遙不可及的先聖先賢。

萬一，很不幸的，有一天你果然開悟證果，與諸佛諸祖同一個鼻孔呼氣，喔，喔——你便會覺得佛也好祖也好都沒什麼了，佛法也稀鬆平常了，因爲你完全吃飽了。

這時候，釋迦老子還有那些愛作怪的祖師們，再也騙不了你了！

釋迦與諸祖再也不能影響你了，這便是牛頭馬面不能勾你的魂魄的寓意了。

而正在修行路上的人，都還受到佛與祖的引導、啓發，他們的魂魄正是鈎牽在佛與祖的手上哩！

130 東壁打西壁

國清奉

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東壁打西壁。」

《景德傳燈錄》卷十一頁二〇三

【白話新唱】

有人問：「什麼是達摩傳來的心法？」

國清奉禪師說：「東邊的牆壁打到西邊的牆壁。」

【分析與鑑賞】

「東壁打西壁」，代表對立的兩端融而爲一，不再有東西的分別比較，也就是禪的絕對境界。

陳健民居士曾經提過，他在打坐時親自體驗到東邊的牆壁與西邊的牆壁合而為一了。所以他請教一位老宿說：「東壁打西壁後如何？」那老宿竟說：「等你南壁打北壁以後再說。」

嗚呼！好厲害的口頭禪！

131 密不通風

雪竇常通

僧問：「如何是密室？」

師曰：「不通風。」

僧曰：「如何是密室中人？」

師曰：「諸聖求睹不見。」又曰：「千佛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比無倫，三世唱不起。」

《景德傳燈錄》卷十一頁二〇六

【白話新唱】

僧人問：「秘密的房間是怎麼回事？」

雪竇常通說：「(佛性所在的) 密室一點風也吹不進來。」

僧人又問：「那住在秘室裏面的人（佛性）又是怎麼回事？」

常通說：「一切的聖人想見也見不到。」

又補充說：「（佛性啊！）千佛不能思量，萬聖不能議論，天地的毀滅也不能破壞它，虛空能夠包容萬物也不能涵攝它，也不是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可以囿限它。」

【分析與鑑賞】

密室不通風，與無門關的意思類似，那是一個秘密的空間，連風都吹不進去，而修行人卻想走進裏頭尋找佛性——童話故事中，阿里巴巴喊：「芝蔴！開門！」寶藏的門就開了，不費半點力氣。眞正的開悟的刹那，也是不費半點力氣，說進去就進去，而且是完全進去，不會前脚進後脚還在外。

爲什麼佛性是「諸聖求睹不見」？

凡夫也是求睹不見，因爲不能也！

諸聖也是求睹不見，因爲不爲也！

明知道佛性是鏡中花水裏月，諸聖不會被迷惑而動手去摘虛花撈幻月。

132 與天下人作陰涼

臨濟義玄

（臨濟義玄初在黃檗處三度發問三度被打，欲辭去。）

首座云：「汝若去時須辭和尚去。」

師禮拜退，首座先到和尚處云：「問話底後生甚是如法，若來辭時方便接他，向後穿鑿成一株大樹，與天下人作陰涼去在！」

《古尊宿語錄》卷五頁五十七

【白話新唱】

臨濟義玄曾經向黃檗發問三次，每次都被打，他心想自己大概與黃檗無緣，準備辭去了。

首座陳尊宿對他說：「你如果要走，一定要向黃檗辭行。」

然後陳尊宿趕快跑去找黃檗，說：「被你打了三次的義玄，雖然是晚輩，可是他的資質非常好，

待會兒他來向你辭行的時候，請你視情況再費點心思接引他。以後他長成一株大樹，可以庇蔭天下人，讓衆生都清涼自在。」

【分析與鑑賞】

我非常喜歡「與天下人作陰涼」這句話，大丈夫當如是也，而不是「與天下人水深火熱去也」。而陳尊宿眞是罕見的伯樂，能夠早早看出臨濟義玄將來必是一頭千里駒，及早援助他。

有時候，人們亟需貴人的援手，也許對貴人自己來說根本毫不費力，只是說幾句話或給個機會而已，可是對當事人來說，這份援助價值無限。

每個人都有機會當別人的貴人，在一個適當的時機，只花一丁點兒力氣，就可以幫了別人一個天大的忙。當有這樣的機會出現，就立即當仁不讓，往往，我們無心的幫助，在未來給我們的回報是完全無法預期的。尤其是，如果對一個有心修行的人伸出援手，說不定將來我們得度的因緣肇端於此。

133 與後人作標榜

臨濟義玄

（臨濟義玄）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

《指月錄》卷十四頁二四七

【白話新唱】

臨濟義玄正在種松樹，他的老師黃檗希運走過來說：「小子！你在深山裏種這麼多松樹做什麼？」

臨濟說：「一來是要給山門增添景觀優美，二來是要給後人作標榜。」

【分析與鑑賞】

不知道是誰說的，人因夢想而偉大！

臨濟是禪宗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大禪師，從這件栽松的小事，可以看出大人物先有大抱負，所謂「求名當求天下名，計利當計天下利」。其實，任何一行都可出狀元，這狀元不與其他領域比，而是這個領域中的狀元，天下第一！

當禪師，是天下第一禪師！

當清潔隊員，是天下第一清潔隊員！

做任何事，都以天下第一爲標準，取法乎上，至少也能得乎中！

134 只是平常無事

臨濟義玄

佛法無用功處，只是平常無事，著衣喫飯，屙屎送尿，睏來即臥。愚人笑我，智乃知焉。

《指月錄》卷十四頁二五九

【白話新唱】

佛法沒有你可以用功的地方，有功可用的話就離佛法越遠。佛法只不過是平常無事，凡人卻無事找事。

穿衣吃飯，大便小便，想睡就睡，這就是佛法啊！

愚蠢的人會嘲笑我，有智慧的人才能知道我啊！

【分析與鑑賞】

六祖慧能曾經說：「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罪惡無喧。若能鑽木取火，淤泥定生紅蓮。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這段話似乎是「佛法無用功處，只是平常無事」的最佳詮釋了。

尤其「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更是一針見血，說中了當今佛法外表興盛風光卻內在貧血。

135 不可以向外求見文殊

臨濟義玄

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求文殊現，早錯過了也，五臺山無文殊。你還識文殊麼？只你目前用處，始終不異，處處無礙，此個是活文殊。

《指月錄》卷十四頁二六一

【白話新唱】

有些學佛的人喜歡去朝禮五臺山，說那裏是文殊菩薩的道場，可以見到文殊出現。眞是大錯特錯！五臺山沒有文殊。

你知道文殊是什麼嗎？

就是你目前身心所運用的，從生到死都不會改變的，在任何地方都對它不妨礙的，這個才是活文殊！

【分析與鑑賞】

活文殊是人人內在的佛性，死文殊就是那些雕像與被人的思想觀念投射而成的偶像。

活文殊不須跑到五臺山，即使到五臺山見到了文殊菩薩的色相示現，那還是在五陰區宇作用的幻相，不是眞正的文殊。

眞正的文殊，只要打開心眼，隨處都在。

《金剛經》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又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這兩段話，已經點出了禪的核心。

臨濟常說「眞佛無形，眞法無相」，或「有身非覺體，無相乃眞形」，不就是要提醒人，不要被外相迷惑了？

136

殺殺殺殺

臨濟義玄

道流！爾欲得如法見解，但莫受人惑。向裏向外，逢著便殺。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親眷殺親眷，始得解脫，不與物拘，透脫自在。

《臨濟語錄》，大正藏第四十七冊頁五〇〇中

【白話新唱】

有志修道的朋友！如果你要得到契合正法的見解，只要能夠不受別人迷惑，無論內外，所有的形相、執著通通都要殺掉！

遇到佛，就殺掉對佛的執著。

遇到祖師，就殺掉對祖師的執著。

遇到羅漢，遇到父母，遇到親人，通通都要殺掉對他們的執著。

這樣，你才能看清楚隱藏在執著之後的眞理，才能夠擺脫概念的束縛，解脫自在去也！

【分析與鑑賞】

殺殺殺殺殺！在這殺聲震天中，臨濟不是唆使人們犯下殺人罪，而是，殺掉人們對眞理的偏見，摘掉人們扭曲眞實的有色眼鏡，殺掉自己內心的錯誤認知。

有一首老牌藝術歌曲〈中秋怨〉這麼唱：

月兒圓，月兒亮，月兒今向誰家亮？

我沒有兄弟，我沒有爹娘，我沒有家——我沒有鄉——

原本是控訴日本人侵略中國，造成家園毀棄，親人離散，充滿哀傷悲憤的歌曲。不過，且容我斷章取義，從另一個角度看，歌詞却也巧合地表達了佛法的要義。

兄弟、爹娘確實不是「我」能夠擁有的。

「我」能夠擁有的只是自以爲「我有兄弟、爹娘」的概念。

連這能夠擁有概念的「我」也是自己以爲的我。

人們正是以實際不存在的我，想擁有實際不存在的兄弟、爹娘乃至名利富貴……，這即是不得

解脫、被物所拘。

殺殺殺殺殺！

佛法的利劍，不是去斬殺別人，而是向自己內心的無明揮去。

137 臨濟四種喝

臨濟義玄

（臨濟義玄）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

僧擬議，師便喝！

《指月錄》卷十四頁二五五

【白話新唱】

臨濟精於以喝來教育禪者，他曾說：「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一樣鋒利，斬斷你的妄念。我有時一喝，像雄踞地上的猛獅，氣吞萬象，降伏群獸。我有時一喝，宛如打草驚蛇的竹竿打在你的頭上，你們的破綻就自己跑出來了。我有時一喝，不只是一喝，而是當下全體展現法界最深奧的秘密心法。你們明白嗎？」

有僧人聽到這兒，準備發表意見，臨濟立即大喝一聲！

【分析與鑑賞】

僧人想發表意見，就要先思維運作，臨濟這一喝，就是斬斷妄念的金剛王寶劍！

像臨濟這種程度的高手，運用喝的技巧出神入化，因著機緣的不同就有不一樣的用處，可以說是純然應機而發，不是機械式的公式手法。

後來，許多人都學臨濟的喝，該喝的不喝，不該喝的卻喝，喝得臉紅耳赤，卻於人無益，於己有損。

所以臨濟就要教訓他們了。

據說，後來的禪師有鑑於愛大喝小喝的禪和子太多，吵得耳根不得清淨，就規定：如果不該喝而喝，要罰錢！

唉！沒有眞悟，喝得再大聲雄壯，也不過是一隻大牛蛙，除了先聲奪人，下面就沒有了。

138 大師喝

臨濟義玄

（臨濟義玄）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以後不得學老僧喝！」

《指月錄》卷十四頁二五五

【白話新唱】

臨濟義玄在鍛鍊禪者時喜歡用喝的技巧，所以跟著他學禪的弟子也模仿臨濟喝，臨濟見到弟子們濫喝，就問他們：

「你們這些不知輕重的小子，學我亂喝，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該喝！

「現在我問你們，如果有一人從東堂走出來，一人從西堂走出來，兩個人一見面都向對方大喝

一聲。你們分得清楚，誰喝得對，誰是亂喝嗎？你們怎麼說呢？

「如果分不清楚，以後不可以學我喝。」

【分析與鑑賞】

很奇怪，禪師放的屁是香的，弟子放的屁卻是臭的，一樣的屁，貫注了禪功悟力就不一樣了。

臨濟完全知道他爲什麼要喝，他這一喝可以產生什麼作用。

只學到皮毛的弟子卻只知道喝，其他什麼都不知。

禪也許有許多可以分析出來的道理與技巧，然而，即使嫺熟這些道理與技巧，也不能成爲禪師。因爲這些道理與技巧都是從悟境發揮出來的，只要掌握了佛性這無限的源頭，禪師可以臨機應變揮舞出無數劍招，而不像弟子們只死記一套劍法，也只會這一套，別的師父還沒教哩！

我說禪師放的屁是香的，毫無不敬之意；相反的，即使弟子塗了最昂貴的香水也是臭的。

據說，抽象畫大師畢卡索有一回應畫商之請要畫兩幅畫，可是期限到期時，他只畫了一張。畫商來到客廳，等大師拿畫給他，畢卡索不慌不忙走進畫室，信手拿起刀子把畫割成兩半，然後拿出去給畫商，畫商看到兩幅畫，非常高興走了。

全世界，只有畢卡索知道那原來是一幅畫割成兩半，別人都看不懂。

這就是禪師的屁是香的。

所以，臨濟怎麼喝都有理都對，不上道的弟子一喝就錯。

139 呵佛罵祖的資格

臨濟義玄

夫大善知識始敢毀佛毀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罵辱諸小兒，向逆順中覓人。所以我於十二年中，求一個業性如芥子許不可得。若似新婦子禪師，便即怕趁出院，不與飯喫。

《指月錄》卷十四頁二六一

【白話新唱】

你們不要看祖師呵佛罵祖，就有樣學樣，也跟著開罵。只有眞正的大善知識才有本事毀佛毀祖，批評天下老和尚，排斥三藏經教，把來參學的禪人當作小孩一般辱罵。

我十二年來，想求一個業力習性像芥子這麼小的都找不到，所以我有資格呵佛罵祖。

如果剛出道的禪師，還不敢隨便開口，免得被老和尚趕出山門，沒飯吃了！

【分析與鑑賞】

俗語說：「學好三年，學壞三天。」想學到禪師的眞功夫，談何容易！可是要學會禪師的壞毛病，輕而易舉！

禪師的壞毛病可多了！諸如呵佛罵祖、亂喝亂打、狂妄傲慢、耍口頭禪……

眞正的禪師，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隨時掐住毒蛇的三吋，把毒蛇耍來耍去也不會被毒蛇反噬。於是這些壞毛病通通化腐朽為神奇，搖身一變為度化衆生的奇招。

而冒牌貨呢，反而是化神奇為腐朽，沒有「求業性如芥子許不可得」的內功，招式再繁雜也不堪一擊。

要知道一個人「是眞禪師」其實蠻困難的，因為凡夫不知聖賢事。

可是要判斷一個人「不是禪師」、「是冒牌貨」，倒是比較簡單。我們只要反推，一個已經開悟的人應該不會有哪些行為，然後檢查他有沒有這些行為，就可以判斷出來了。

140 最簡單，也是最偉大

千頃楚南

問：「如何是易？」

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耶？」

曰：「此即是易，如何是難？」

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

《景德傳燈錄》卷十二頁二一七

【白話新唱】

問：「什麼是最簡單的修行？」

千頃楚南說：「最簡單的修行就是最偉大的修行，穿衣吃飯上廁所，這就是了！不必什麼讀佛經研究佛理，也不用拜佛念佛燒戒疤，這樣不是很簡單嗎？」

又問：「那麼什麼是難？」

千頃楚南說：「最難的就是起心動念，只要一念妄想，就被色受想行識的運作束縛住了，被拘鎖在欲界、色界、無色界出不來。就是一個妄念起來，就有了生死輪迴。所以，佛法教導菩薩們要好好守護當下這一念啊！」

【分析與鑑賞】

吃飯睡覺穿衣上廁所，就是最簡單也是最偉大的修行。

這眞是不可思議的教導。

可是，每個人每天都這麼做，爲什麼還是渾渾噩噩？

因爲你沒有守護當下這一念。

能做到吃飯即是純然的吃飯，上廁所即是純然的上廁所，甚至，做愛即是純然的做愛，其間沒有多餘的情緒、多餘的念頭，這就是了。

只是，凡人喜歡捨近求遠，厭易欲難，修行的路是越走越遙遠。

眞理，如同睫毛，近在眼前，卻視若無睹。

141 父母未生之前

千頃楚南

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
師曰：「未有闍黎時體取。」
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
師曰：「體者亦無。」

《景德傳燈錄》卷十二頁二一七

【白話新唱】

僧人問：「如何修行才能解脫？」
千頃楚南說：「你要向未出生以前參究那是怎麼一回事。」
僧人說：「我還沒出生以前，誰去體悟呢？」

千頃楚南說：「對啊！本來就是沒有一個我可以去體悟啊！」

【分析與鑑賞】

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是什麼？

小明說：「應該是一顆精子，跟一顆卵子。」

小美說：「是沒有身體的靈魂。」

小華說：「是什麼都沒有。」

這些都不是答案，只是想當然爾，不是禪所要的明心見性。

伊甸園裏，過著快樂幸福生活的亞當與夏娃，在還沒吃下智慧果以前，赤身露體走來走去，毫無羞恥感，一點兒也不覺得這樣有什麼不好。

自從吃了智慧果，有了分別心以後，亞當與夏娃趕緊摘了樹葉圍在下身，免得被上帝看見了！

亞當與夏娃是夫妻，彼此看習慣了，毫不在意，反而是上帝變成了外人。

於是上帝把亞當與夏娃逐出伊甸園，要他們承受有了分別心之後各種各樣的痛苦。

什麼是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就是未吃智慧果之前的亞當與夏娃。

什麼是父母已生的染污面目？就是被逐出伊甸園的亞當與夏娃——從此，要靠自己的努力，尋回失落的純眞。

重新獲得的純眞，才是上帝的智慧。

不然，原來伊甸園內的亞當與夏娃，只不過是上帝的高級寵物。

142 舌頭生瘡

烏石靈觀

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
師云：「住！住！你見什麼便禮拜？」
僧云：「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
師云：「老漢近日舌上生瘡。」

《景德傳燈錄》卷十二頁二一七

【白話新唱】

僧人問：「什麼是眞正的佛？」
烏石靈觀伸出舌頭給他瞧瞧，僧人便向他禮拜致謝。
靈觀說：「且慢！你是看見什麼，向我禮拜？」

僧人說：「謝謝和尚慈悲，示現舌相，使我明白了法身遍在。」

靈觀說：「是這樣嗎？我只不過是最近舌頭生瘡罷了！」

【分析與鑑賞】

禪師有時滑稽突梯，幽默逼人。有時呢，又是一絲不苟，是非分明。

僧人以爲自己明白了，便禮謝。烏石靈觀卻不能讓他隨便禮謝，必須先問個清楚，開悟是一件不可混水摸魚的大事。

那麼，烏石靈觀肯不肯定僧人的領悟？

可以說不是，因爲他見風轉舵，不再談了。

可以說是，因爲他開始後悔連伸伸舌頭的無言說法都會舌頭生瘡了。

然而，在我看來，肯不肯定對方倒還算是小事情。

更重要的是，雙方都清楚認知到，禪不只在於言語文字的表達，也可以在一顰一笑一伸舌頭當中找到訊息。也就是說，禪普遍於生活全面，不需離開現實生活另外去尋覓禪，即是六祖說的「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兎角」。

有一次，我開車到台中，陌生的街道使我迷路，我繞了半天，只好下車問路過的老阿伯：「請問××路怎麼走？」

老伯古怪地看了我一下，然後說：「你從哪兒來？」

「台北。」

「難怪，」他笑了一下，才說：「這條路就是了。」

143 廢話即是大便

德山宣鑒

僧問：「如何是菩提？」

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屙！」

《景德傳燈錄》卷十五頁二八〇

【白話新唱】

僧人問：「菩提是怎麼回事？」

德山一棒打下去，喝道：「滾出去！別在這裏拉大便！」

【分析與鑑賞】

人們使用菩提這兩個字來代表「菩提」，使得大家可以在根本沒有「菩提」體驗的狀況下開口閉

口菩提來菩提去——這就是文字的隱形陷阱，原來我們常常使用根本所知極少的語彙，而我們却以爲自己所說的都完全沒問題。

在這段簡潔的對話中，德山當場棒喝交加，制止僧人對菩提的糾纏。菩提豈是用嘴巴說說就行呢？

如果說了半天，都與菩提不相干，不是說了一堆廢話嗎？

廢話就是大便。

所以不如趁早告知對方：莫在這裏拉大便！

144 不會生病的佛性

德山宣鑒

師因疾，有僧問：「還有不病者無？」
師曰：「有。」
曰：「如何是不病者？」
師曰：「阿爺阿爺！」

《景德傳燈錄》卷十五頁二八一

【白話新唱】

德山宣鑒生病了，有位僧人趁機問：「肉體會生病，那麼還有不會生病的（佛性）嗎？」
德山說：「有的。」
僧人問：「什麼是不會生病的（佛性）？」

德山呻吟兩聲說：「唉唷！唉唷！我的媽呀！」

【分析與鑑賞】

不會生病的佛性，永遠活蹦亂跳，可是見也見不到，說也說不得，才一起心動念想抓住佛性，佛性倏忽就消失了。反而是，該呻吟的時候呻吟，才是佛性常在的表現。

佛性好像是一位懷春的少女，性情羞澀，你大剌剌上前邀她共舞，她臉一紅就轉身跑走了；你默默做自己的事，她反而含情脈脈凝視著你，在她的心中與你結爲一體。

145 螢光與陽光

德山宣鑒

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

《指月錄》卷十五頁二七〇

【白話新唱】

用所有的推理與思考來了解眞理，是徒勞無益的，彷彿把一根毫毛放在太虛空中，是那麼的微不足道。

以世間所有的智巧來推測眞理，就好像把一滴水投入巨大的山谷，瞬間消失無蹤。

只有眞正悟道的人才會明白，即使一切世間的書籍都燒毀了也毫不可惜，因爲他掌握了知識之源，智慧之泉，無言之秘。

【分析與鑑賞】

在黑夜，螢火蟲那一點光是美麗的。

等到太陽昇起，宇宙最明亮的光芒普照萬物，我們立刻發現，一顆太陽的光亮，遠遠超過世間所有螢火蟲微光的總合。

正當世人忙於捕捉各種搖曳閃爍的螢火蟲，想憑藉螢光來照亮前路時，禪師卻指出，尋找太陽這光亮之源，才是根本解決的方法。

與其建構思維、推理的知識城堡（也有其精緻壯觀的美），不如迴光反照，找出內在的大寶藏。

說也奇怪，找到大寶藏的人，眼界一開，更能欣賞知識城堡的美麗，反而不會斤斤計較那些難免會有的城壁的裂縫、樑柱的偏差。

146 老臊胡與乾屎橛

德山宣鑒

這裏無佛無祖，達摩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挑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

《五燈會元》卷七頁一四五

【白話新唱】

德山宣鑒說：「悟道者的心境，沒有佛也沒有祖師的執著，達摩不過是個渾身騷味的胡人，釋迦老頭子不過是塊乾糞，文殊、普賢是挑大便的，等覺、妙覺是沒有執著的凡人，衆多修行人渴望的菩提、涅槃是綁住驢子的木杜，三藏十二部經典是擦屁股的衛生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通通都是死後憑依於荒塚的孤魂野鬼！自己都救不了自己。」

【分析與鑑賞】

一段妙趣橫生的罵辭，罵得達摩老臊胡眉開眼笑，釋迦乾屎橛通身舒泰——哎！人海茫茫，知音能有幾人？

菩提涅槃是繫驢橛！罵得太鮮活了！修道人一心嚮往菩提與涅槃，努力修行，却不知，正如驢子被綁在木樁上，原地打轉而已。如果把菩提涅槃放下，反而得以遨遊十方！

十二分教是拭瘡疣紙！罵得眞夠味！所謂「鑽他故紙，驢年出得！」有時，我難免會想，如果一把火燒光天下佛書，人們反而更能回歸佛陀本懷吧！

佛陀本懷並不是指兩千五百年前那位釋迦牟尼佛的本懷，而是你的不在內也不在外的佛性，回歸人人本有的佛性，才眞正是回歸佛陀本懷。

最後要注意！德山說：「這些人都自救不了。」並不是說這些諸佛諸祖諸菩薩像一般凡夫一樣不能救度自己，而是說「沒有自己」可以「救」「自己」。

147 罰棒與賞棒

德山宣鑒

（德山宣鑒）示衆：「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

《指月錄》卷十五頁二七〇

【白話新唱】

德山宣鑒對大家說：「說得出來，也要打三十棒；說不出來，也要打三十棒。」

【分析與鑑賞】

老師傅手執竹棒，站在小學徒旁邊，背錯了戲文，老師傅一棒打下，這是罰棒，警惕小學徒要全神貫注；背對了戲文，老師父依然一棒打下。

小學徒不解地問：「師傅！我都背對了，爲什麼還挨打？」

老師傅說：「對是對了，可是韻味沒出來。」

等到有一天，韻味也出來了，老師傅還是一棒打下，只不過這回是笑著打下去。

老師傅微笑說：「這一棒是要你把這份韻感永遠記在骨髓裏。」

這是賞棒。

附記：「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那麼誰能免除這三十棒呢？不在乎道得也不在乎道不得的人是也。

148 最高明的騙術

投子大同

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個什麼法？」
師曰：「老僧不解謾語。」

《景德傳燈錄》卷十五頁二八四

【白話新唱】

僧人問：「諸佛傳授給衆生的佛法，祖師又傳給祖師的心法，到底傳的是什麼法？」
投子大同直截了當說：「老僧不懂騙人的話！」

【分析與鑑賞】

可以讓修道人爲半偈捨身跳崖的心法，是那麼可歌可泣，投子大同却譏諷爲謾語、騙人的話，

這是爲什麼？

菩提、涅槃、般若，就像掛在驢子面前的大蘿蔔，永遠誘惑著人們向前追逐。直到有一天，人們走到目的地了，就會發現原來這大蘿蔔只是一個誘餌，只是一個贗品，一旦人們到達了，不再需求菩提、涅槃了，大蘿蔔就可以功成身退了！其或不然，還一直想把蘿蔔咬在嘴裏，那就意味著還在路上，還沒到達。

不過，佛法開出許多的保證都是騙人的，可是可以騙得人們無憂無慮，與佛一般領略眞理，這是最高級的騙術。

唯需注意的是，只有過來人才能笑著說：佛法都是騙人的，釋迦老子是天字第一號老千……還沒上路的人，仍須乖乖被騙，尚未被騙然後再從騙局脫困而出的人，倘若一開始就以爲這是騙術而不肯入局，宣稱什麼都不必修行，當下就是佛，這是狂見，自欺欺人也！

所以，「老僧不懂謾語」，投子大同可以說，你我却不能隨便說。

149 一塵飛起任遮天

道場如訥

問：「虛空還有邊際否？」

師曰：「汝也太多知。」

僧禮拜。

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

《景德傳燈錄》卷十五頁二八六

【白話新唱】

僧人問：「虛空究竟有沒有極限？」

道場如訥說：「你的思慮也未免太多了！」

僧人感動禮拜，一語命中他的致命傷。

如訥感性地說：「你瞧！我手上三尺長的竹杖可以挑日擔月，天上飛舞的一粒灰塵可以遮蔽全部天空！」

【分析與鑑賞】

「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道場如訥用來描述大小、一多的對立狀況的超越，也就是「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

而「一塵飛起任遮天」換個角度來看也可引伸爲：對凡夫來說，一粒灰塵大小的自性見，執空爲有的毛病，會遮蔽整座天空的陽光，使光明之心頓時淪落黑暗世界。

也許這就是道場如訥有感於問話的僧人有形而上的玄思習性，而特別即興抒發的美麗語言。

其實，玄思的路線如果走得極爲穩健且周密，按著聖賢留下的解脫心法，精密思維，也是可以獲得空勝解，進一步爆破無明疑團。只不過有能力這麼走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的人都死在邏輯推理之下，或者耽溺於形上玄思的迷人命題難以脫身，所以禪者一般不鼓勵初學的人這麼走。

150 一半肯定，一半不肯定

洞山良价

（洞山良价）設忌齋，僧問：「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

師曰：「半肯半不肯。」

曰：「爲什麼不全肯？」

師曰：「若全肯，即辜負先師也。」

《景德傳燈錄》卷十五頁二九〇

【白話新唱】

洞山良价爲過世師父雲巖曇晟設忌齋，有位僧人問他：「和尚！你今天爲先師設齋，不曉得你是不是肯定他呢？」

洞山出人預料地說：「一半肯定，一半不肯定。」

僧人問：「爲什麼只肯定一半，而不是全部？」

洞山說：「如果全部肯定，就辜負先師了。」

【分析與鑑賞】

開悟就是開悟，沒有開悟就是沒有開悟，二者沒有中間地帶，不能說一半開悟一半沒開悟。

所以僧人聽到「半肯半不肯」這種矛盾的句子，十分疑惑。

原來，洞山的意思是，古德有言：「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乃師，方堪傳授。」他那一半的肯定，是肯定師父；另一半的不肯定，是肯定師父教出一個比他更厲害的徒弟。

如果完全肯定，就是意指師父的徒弟都沒他行，反而是辜負師父了。

話說回來，衆生也都可以說是一半開悟，一半沒開悟。

怎麼說呢？

每個人的本質都是開悟的。

可是每個人的表現都是沒開悟的。

一半，一半。

這就是猶有殘缺的凡人。

不過，也好啦！世間是因爲有殘缺才美得多采多姿。

151 出家未悟最苦

洞山良价

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

僧曰：「地獄最苦。」

師曰：「不然。」

曰：「師意如何？」

師曰：「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

《景德傳燈錄》卷十五頁二九二

【白話新唱】

洞山良价問一僧人：「世界上什麼事最痛苦？」

僧人說：「下地獄最苦。」

洞山說：「不是。」

僧人問：「您的意思是……？」

洞山說：「披著僧袍却沒有開悟，這才是最痛苦的事。」

【分析與鑑賞】

出家人有言：「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按理，幹哪一行都要有敬業精神，把專業技能精通到職業水準，雖然剛入行的人正在學習中，至少也要抱著努力學習的心態，有朝一日可以藝成出師才是。

許多人批評出家人不事生產，是社會的寄生蟲。

這話是九分偏頗，却也有一分眞實。

我說偏頗是因爲這個世界本就是多元化的，有人忙於世間名利追求，也應有人致力於靈魂的進化。雖然出家人不是生產者，却能做世俗人的生命導師，算得上是「靈魂服務業」。現在許多服務業也並未生產什麼東西，却是現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我深信，隨著物質文明更昌盛，「靈魂服務業」的市場會更加擴大。

我說也有一分眞實是，一部分出家人似乎忘記了「敬業精神」，並未精通專業技能，就急於做力所未逮的事，講了許多自己都做不到的話給信徒聽。

洞山良价說：「披著僧袍却沒有開悟，是爲最苦。」應該是有感而發吧！

誌公和尚曾頌曰：「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他，轉更增他生老……，雖然口談甘露，心裏尋常枯燥；自己元無一錢，日夜數他珍寶……」

介於想出家未出家的朋友，請三思。

152 無寒暑處

洞山良价

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

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

曰：「如何是無寒暑處？」

師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五燈會元》卷十三頁二九五

【白話新唱】

有僧人問：「寒暑來臨時，要避到哪裏去呢？」

洞山良价說：「何不避到沒有寒暑的地方呢？」

他又問：「什麼是沒有寒暑的地方呢？」

洞山說：「那裏啊！寒冷的時候冷死你，炎熱的時候熱死你！」

【分析與鑑賞】

寒與暑，冷與熱，是相對的感覺，也就是凡人眼中的世界。沒有寒暑的地方，代表超越相對的絕對境界，是悟道者的世界。但是要到達無寒暑之處，却一定要經過一段「冷時冷死你，熱時熱死你」的階段。換言之，先要歷經動心忍性的錘鍊，才能臻於無入而不自得的悠然境地。

153

體驗與註解

洞山良价

（洞山良价）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註。」

師曰：「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

《五燈會元》卷十三頁二九六

【白話新唱】

洞山良价在外參訪時，有位公務員說：「三祖僧璨的《信心銘》，弟子打算來註解。」

洞山說：「《信心銘》裏頭不是清清楚楚說了：才有是非的分別心，就失去了如如不動的眞心？請問你要用哪個心去註解呢？」

【分析與鑑賞】

禪師非常善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像這段話中，洞山立刻引用《信心銘》的文句來反詰這位想註解的官人，使他陷入兩難的困境中：以分別心去註解，只是一堆垃圾文字；若是，如如不動的眞心，則根本連起心動念去註解都不會。所以官人只得啞口無言。

其實，不能註解嗎？大藏經裏頭論疏不也許多卷嗎？

註解當然是可以的，只是註解是註解，眞實的體驗是眞實的體驗——有眞實體驗的人，註解有註解的好，不註解有不註解的妙。

沒有眞實體驗的人，還是甭提註解的好，否則不註解是才學疏淺，註解是糟蹋人間筆墨紙。

154

尊貴的父母所生口

洞山良价

（洞山良价舉南陽慧忠之無情說法語問溈山靈祐。）

溈曰：「我這裏亦有，只是罕遇其人。」

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

溈豎起拂子曰：「會麼？」

師曰：「不會，請和尚說。」

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

《指月錄》卷十六頁二七六

【白話新唱】

洞山良价舉出南陽慧忠一段有關無情說法的對答，問溈山靈祐有什麼看法，因爲他自己搞不懂。

溈山說：「這個無情說法的道理我這裏也有，只不過很少遇到有資格讓我對他說的人。」

洞山謙卑地說：「晚輩不明白，請師父指示。」

溈山舉起拂子，然後說：「明白了嗎？」

洞山說：「不明白，請和尚說清楚。」

溈山說：「我這張嘴巴是父母生出來的，非常寶貴，絕對不能爲你說的。」

然後他推薦洞山去尋訪雲巖曇晟，洞山良价果然言下開悟。

【分析與鑑賞】

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

在所有表達眞理是不可說、不可說的話語中，這句話最令我印象深刻。

以前，我有一位參禪修密的大師兄，性情豪邁，他常說：「阮老母生我這張嘴，是要呷飯、唱歌，不是要替你講道理的！」

許多年沒見到大師兄了，蠻懷念他的。

能把父母所生口用在這麼好的地方——呷飯、唱歌，喔，還有飲酒，眞是了不起的生活藝術家

了。

父母所生口幹什麼都很好，就是不要開口說法，否則，一說就自誤誤人。

許多人並不覺得有這麼嚴重，反而怪罪我說「一說就自誤誤人」是危言聳聽。那是因爲已經得了癌症末期的人覺得再染上愛滋病也沒有關係了。

在這段對話中，溈山靈祐非常清楚看到，如果他開口爲洞山說法，洞山不但不會言下開悟，還會因爲聽了他的話而阻礙了開悟。溈山以隱形的神通指示他去找雲巖曇晟，必可點化他。

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能忍住不說話是困難的，因爲有太多思想垃圾、情緒垃圾要傾倒。而這就是溈山靈祐平凡中的不平凡，雖然他只是做到了不該說話的時候就不說話而已。

附記：南陽慧忠的無情說法的對話是這樣的：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

國師曰：「牆壁瓦礫是。」

僧問：「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

國師曰：「是。」

僧問：「還解說法否？」

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

僧問：「某甲爲什麼不聞？」

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

僧問：「未審什麼人得聞？」

國師曰：「諸聖得聞。」

僧問：「和尚還聞否？」

國師曰：「我不聞。」

僧問：「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

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即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

僧問：「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

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

僧問：「衆生聞後如何？」

國師曰：「即非衆生。」

僧問：「無情說法，據何典教？」

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剎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

155 盡大地人提不起一束柴

洞山良价

雪峰搬柴次，乃於師面前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峰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這裏？」峰無語。

《指月錄》卷十六頁二八二

【白話新唱】

雪峰義存在搬柴時，把一束柴丟在洞山良价面前，洞山立刻問他：「這把柴有多重？」

雪峰說：「集合大地眾生的力量也提不起來。」

洞山就說：「既然如此，這柴怎麼到這裏的？」

雪峰沒有說話。

【分析與鑑賞】

悟的語言與迷的語言是不同的範疇，猶如外星人的飛碟可以瞬間停止、瞬間一百八十度反轉，地球人的飛機如果這樣操作立刻就解體。

悟的語言說：「諸法無生。」可是迷的語言卻說：「一切事物有開始就有結束，一切生命有出生就有死亡。」

悟的語言說：「盡大地人提不起。」迷的語言卻說：「兩根手指就可以輕易夾起來。」

兩種語言都是正確的，只要弄清楚它們的語意層次在何處。

普通人只能理解迷的語言，對悟的語言只能瞠目結舌，或感到玄虛莫測。

悟道者却能同時活用兩種語言。

洞山問雪峰：「重多少？」其實問的是：「佛性重多少？」

佛性無重量可言，所以雪峰以誇張手法說「盡大地人提不起」來表達。

洞山又問：「怎麼會來到這裏？」

這句話是有時間的因果關係，可是在悟的語言中只有當下一刻，沒有前後相續的時間因果關係，雪峰不答，也許是他答不出來，也許是他覺得何必多言！

禪師經常混淆使用悟的語言與迷的語言，達成語言奇襲的效果。

156 萬里無寸草

洞山良价

（洞山良价）解夏上堂曰：「秋初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

顧視左右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花開方與他合。」

有僧到石霜，霜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

霜曰：「有人下語否？」云：「無。」

霜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

僧回舉似師，師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大唐國內能有幾人？」

《筠州洞山悟本禪師語錄》，大正藏第四十七冊頁五一〇上

【白話新唱】

洞山良价在結夏安居結束時對大家說：「夏天剛結束，秋天才到了，兄弟們開始要各奔東西，記住！要走向萬里無寸草的地方才對！」

他看看大家，沒有人能接得下話，又說：「想明白這個道理，等到枯木花開的時候就可以了。」

後來有僧人來到石霜慶諸的道場，石霜問他：「洞山和尚有沒有對你們說些什麼？」

僧人就把上述話說了。

石霜問：「有人接下洞山和尚的話嗎？」

僧人說：「沒有。」

石霜慶諸就說：「何不回答：出門就遍地都是草？」

僧人後來回去講給洞山良价聽，洞山說：「這是有資格帶領一千五百人修行的大善知識所說的話，全國又能有幾人呢？」

【分析與鑑賞】

「萬里無寸草」，一派孤絕景象，象徵了悟境一法不立的本地風光。

「出門便是草」，一副欣欣向榮的天地生氣，象徵了緣起的森羅萬象。

萬里無寸草，是眞空；出門便是草，是妙有。

以妙有回答眞空，代表悟道者並不以安居於眞空的悟境中爲終點，還要走向充滿有情衆生的妙有世界，履踐「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心懷。

所以洞山良价才會給予極高的讚譽。

157 遇緣則有師

南塔光涌

僧問：「文殊是七佛師，文殊有師否？」

師曰：「遇緣即有。」

《景德傳燈錄》卷十二頁二二一

【白話新唱】

僧人問：「文殊菩薩是過去七佛的老師，那麼，文殊自己有沒有老師？」

南塔光涌說：「每一個因緣的當下，老師就在那裏。」

【分析與鑑賞】

孔夫子曾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這種向一切人學習的心態實是寬廣。

而「遇緣則有師」則更將老師的範圍從人類拓展到一切因緣——所有的人、事、地、物，都可以在一個適當的因緣，對我們有所啓迪。

佛法說：「有情無情，同圓種智。」也就是說，所有的生命都將成佛，所有的草木礦石等等也都將一體成佛。

姑且不說這麼高深莫測的佛理，只說一個：有情能說法，無情也恆常在說法啊！

玫瑰花的香，玫瑰花的色，玫瑰花的形，都在宣講《金剛經》。

瀑布的水聲，山澗的水聲，海浪的水聲，雨滴的水聲……，也都在宣講「諸法本不生」的至理。

男人的肌肉，女人的曲線，莫不宣洩宇宙的奧秘。

遇緣則有師，還需要一顆靈敏纖細的心來接受偉大的教導。

附記：在《景德傳燈錄》的記載中，這段對話還有下文。

曰：「如何是文殊師？」

師豎拂子示之。

僧曰：「莫這個是麼？」

師放下拂子，叉手。

由此可以看出，文殊之師在此又成爲佛性的象徵——我們內在的佛性，這智慧寶藏更是萬佛之師！明見自己的佛性，這是普天之下終極的大事因緣。

最後，綜合全局，可以這麼說，如果宇宙是一片死寂，我們看不出有什麼佛性不佛性，偏偏宇宙是一個千變萬化的有機運作，瞬間有無數因緣此生彼滅，此起彼落，因此，在任何一個因緣的當下，都可以窺見佛性的奇妙作用。

158 好事不出門

壽州紹宗

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

《景德傳燈錄》卷十二頁二二六

【白話新唱】

問：「什麼是達摩傳來的禪心？」

壽州紹宗說：「哈哈哈！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

【分析與鑑賞】

達摩遠從萬里之外的印度，來到中國種下禪的種子，到了壽州紹宗，已經是六祖慧能下六世的

再傳，這時，禪門出現過許許多多的禪師了，然而，紹宗却說：「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爲什麼？

古代，至尊至貴的皇帝，喜歡用孤、寡來自稱。

父親介紹自己心愛的孩子，會說：「這是犬子。」

老公介紹自己的老婆，會說：「這是拙荊。」或「這是我的黃臉婆。」

越是位居津要，越是勝券在握，越是志得意滿，人反而會分外自謙、客氣。

江湖上算命的術士，如果見到來人一副誠惶誠恐地說：「請先生算個命，指引迷津！」算命仙就知道來人是頭待宰的肥羊，怎麼說怎麼成。如果來人衣著光鮮、神情從容說：「煩請先生爲賤相瞧一瞧，有什麼注意之處。」算命仙就知道這人家實豐足，沒什麼大問題，只是存心來好玩試探，增添生活樂趣，如果還想賺他的錢，就得打起十二萬分精神與之周旋了。

壽州紹宗正是身在福中可以不知福的人，所以他大可嬉笑怒罵，放曠不羈。

更進一步說，達摩西來，惹得天下碩傑之士爲禪傷透腦筋，直到今日，仍有無數聰明人追著禪不放，有時候其執著程度宛如狗咬尾巴團團轉，這豈非達摩惹的禍？

的確是惡事傳千里，哈哈！

159 大悟不存師

青林師虔

問：「正法眼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付何人？」

師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

《五燈會元》卷十三頁三〇五

【白話新唱】

人問：「那秘密的法界心法，從祖師一代一代傳下來，不知道和尚又傳給誰呢？」

青林師虔說：「靈性的芽苗雖然必須依賴大地的滋養才能萌發，然而，徹底的大悟卻沒有任何老師可以教導的。」

【分析與鑑賞】

所謂「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說出了「大悟不存師」的初步涵義。

再往上探尋，就要追溯到當初神秀很有風度地肯定慧能的一句話：

神秀之徒衆往往譏諷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

《六祖壇經》這段話，說明了「大悟不存師」是獲得了普天之下沒有老師可以傳授的大智慧。不是沒有懂得的老師，而是必須自性自悟，老師雖懂也不能送給你啊！

所有成道的大師，都是廣學多聞，學過各種法門，有了種種經驗，最後才百川匯海，成爲一代宗師。

可笑的是，大師的弟子們卻往往只聆聽大師的教導，視其他說法、其他道理、其他技巧爲多餘，於是大師的弟子常常不能如大師一樣偉大。

向大師學習，不只學習大師的成果，更要學習大師的學習過程。

只有親自這麼走一遭，才能深刻體會「大悟不存師」的精義。

160 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曹山本寂

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爲什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指月錄》卷十八頁三〇八

【白話新唱】

僧人問：「我全身都是病，請師父幫我醫治。」
曹山本寂說：「不！我不醫。」
僧人說：「您爲什麼不醫？」
曹山說：「要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分析與鑑賞】

遇到自稱通身是病的人，一個典型的禪式反詰是：「請把病拿出來，我就幫你醫。」這樣，可以使他警覺到病體的空無幻有。

彷彿在夢裏，你被毒蛇咬了，眼看蛇毒即將攻心，這時，兩個解決的方法是：第一，趕快在夢中尋找解蛇毒的血清或草藥；第二，也是根本徹底的方法，乾脆起一念覺照：「哎呀！原來我在作夢啊！」那麼，從夢中醒來，根本就不必去管那子虛烏有的夢中毒蛇咬。

曹山本寂說：「不醫！」意思就彷佛是說：去找解蛇毒的藥太麻煩了，搞不好越醫病情越複雜，也許本來蛇毒雖毒還不致喪命，這一醫之下，反而斷送了性命。

所以有時候，凡人不修行還快活自在，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一有了修行，就千般煩惱紛沓而來。「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多麼精湛的禪語啊！這可不是咒人的惡語，乃是直示「諸法本不生」、「法身常在而不滅」的甚深佛慧！

在悟道中眼中，哪有生死可求呢？

因此，如果哪天有人咒罵你：「不得好死！」別忘了要欣然接受，這是對修道人莫大的禮讚！

161 死貓兒頭最貴

曹山本寂

問：「世間什麼物最貴？」
師曰：「死貓兒頭最貴。」
曰：「為什麼死貓兒頭最貴？」
師曰：「無人著價問。」

《五燈會元》卷十三頁二九九

【白話新唱】

僧人問：「世界上什麼東西最昂貴？」
曹山本寂說：「死貓的頭最貴。」
僧人迷惑，問說：「為什麼死貓的頭最貴？」

曹山說：「因爲沒人出價。」

【分析與鑑賞】

要很小心看這段對話。

並不是死貓兒頭最貴，而是佛性最貴。

禪師不喜歡把佛性掛在嘴巴上，所以隨興所至就找個東西來代表佛性。

因此，佛性最貴，因爲無人出價。

佛性乃是無價之寶，想出價也無從出起。

但怕只怕，佛性雖是寶貝，却乏人問津，乃至於猶如死貓兒頭一樣被人賤棄。

162 寶劍一切總殺

曹山本寂

問：「國內按劍者誰？」師曰：「曹山。」

曰：「擬殺何人？」師曰：「一切總殺。」

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麼生？」師曰：「揀什麼？」

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

曰：「何不自殺？」師曰：「無下手處。」

《五燈會元》卷十三頁三〇〇

【白話新唱】

僧人問：「掌握了（佛性）這把利劍的人是誰？」

曹山本寂肯定地說：「是我。」

問：「你準備殺誰？」
曹山說：「通殺！」
問：「如果遇到你的親生父母呢？」
曹山說：「哪有閒功夫去分別什麼親生父母！」
問：「那遇到你自己呢？」
曹山說：「還有『誰』可以奈何我呢？」
問：「爲什麼不自己殺自己？」
曹山說：「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分析與鑑賞】

曹山本寂的「一法不立」寶劍極其犀利，而且戰功彪炳。有幾段話都是這般殺人如痲，例如：

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爲什麼不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地人？」師曰：「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劍揮盡。」曰：「盡後如何？」

師曰：「始得和同。」

注意！對煩惱並不是去應付它、對抗它、打死它，而是一劍揮盡，也就是從根本看透煩惱也是性空無自體。

又如另外一段對話：

問：「如何是無刃劍？」師曰：「非淬鍊所成。」曰：「用者如何？」師曰：「逢者皆喪。」曰：「不逢者如何？」師曰：「亦須頭落。」曰：「逢者皆喪則故是，不逢者為什麼頭落？」師曰：「不見道能盡一切？」曰：「盡後如何？」師曰：「方知有此劍。」

這把一法不立的寶劍，是這麼厲害，逢者皆喪，不逢者也須頭落！

這樣來看這段對話，就很清楚了。

「一切總殺。」即是：無一法可立。

「揀什麼父母？」即是：父母也是執著，這個執著也要破。

「誰奈我何？」即是：有哪一個誰是我呢？

「無下手處。」即是：既然無「我」可以殺我，當然找不到下手處了。

每一個回答，就是寶劍一記劈削！

等到一切總殺以後，說也奇怪，反而是「千江同一月，萬戶盡皆春」。這把寶劍搖身一變爲滋養大地萬物的泉源。

163 不得沾著一滴水

曹山本寂

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
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著一滴。」

《五燈會元》卷十三頁三〇〇

【白話新唱】

僧人問：「我應該怎麼保任悟境？」
曹山本寂說：「就像經過蠱毒猖獗的蠻荒，連一滴水也不能沾上！」

【分析與鑑賞】

保任，是悟後的功夫，與未悟的人不相干。

悟前修行重點是把自己準備好，把自己放棄掉，讓悟自己上門。悟後的修行重點是維持悟境、嫺熟悟境，於悟境永不退失。就像以手拿嫩豆花似的，不能力量太輕，會拿不起豆花，也不能太重，免得捏糊了豆花。保任，要保持住悟境，可是也不能太用力，免得又把悟境弄成執著之境，所以也要任其自然。既保之又任之，需要巧妙的平衡。

悟前需要努力做功夫，悟後也需要努力做功夫，只是心情不一樣了，真的感受到「大做夢中佛事，勤修鏡裏功夫」的滋味。

164 宛如佛陀的蛆兒

思明和尚

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
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沒。」

《景德傳燈錄》卷十五頁二九六

【白話新唱】

僧人問：「什麼是清淨法身？」
思明和尚：「你瞧瞧！蛆蟲在糞尿中玩耍，多麼開心！」

【分析與鑑賞】

有一位朋友剛去報社當採訪記者，每次要去採訪位高權重的大人物的前晚，就緊張得睡不著覺。

採訪主任得知後，把他找了去，問他：

「你每天要不要上廁所大號？」

「嗯。」

「上大號要不要脫褲子？」

「嗯。」

「總統上大號要不要脫褲子？」

「要。」

「教皇上大號要不要脫褲子？」

「要。」

「OK，以後只要你先在腦海浮現對方脫著褲子上大號的模樣，你就會發現眾生平等的道理，每個人不過扮演不同的角色而已。」

朋友得授「脫褲子上大號」的平等哲學以後，果然功力陡增一甲子，「大人畏」變得很淡很淡。

即使是尊貴的佛陀，也是要脫褲子上大號啊！

那些不能忍受「佛也要上大號」事實的崇信者，只好編出「佛陀大便是香的」神話來自欺欺人。

其實，即使佛陀在上大號之時，臭氣四溢，也仍然是清淨法身。
貪瞋癡慢疑的本質都是清淨法身，更何況只是拉一點大便。
細菌、蛆蟲、植物，比我們更明白糞便也是清淨法身。
不過，叮嚀一句：
雖知道玫瑰花與美人都是清淨法身，也不去貪求渴慕。
雖知道糞便、爛泥都是清淨法身，也不會放到嘴裏吃下肚。

165 空手去，空手回

雪峰義存

僧問和尚：「見德山得個什麼便休去？」

師曰：「我空手去，空手歸。」

《指月錄》卷十七頁三〇二

【白話新唱】

僧人問雪峰義存：「您從德山和尚那裏得到什麼，就能當下安心？」

雪峰說：「我空手去，空手回來。」

【分析與鑑賞】

在佛的眼中，凡人都是大力士，因爲隨時隨地揹負沈重的業力，雙手提著厚甸甸的成見，並且

以此爲樂。

悟道，不過是領悟到原來把成見放下，雙手空空，立刻渾身輕鬆。

雪峰空手而去，因爲他還沒開悟，覺得手上掌握不到禪法；空手而回，因爲他發現只是放下，無一法可得，這樣就是了。

倘若他攜了滿手佛理回來，這位大力士的力氣就必須更大了，遇到他的衆生就更不幸了，必須分擔他沈重的成見。

166 達摩不是祖

大光居誨

有僧問：「只如達摩是祖否？」師曰：「不是祖。」

僧曰：「既不是祖，又來作什麼？」師曰：「爲汝不薦祖。」

僧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

《景德傳燈錄》卷十六頁三〇六

【註】＊薦：親近的意思，例如宋玉的《高唐賦》說：「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

【白話新唱】

僧人問：「達摩是禪宗的祖師嗎？」

大光居誨說：「不是的。」

僧人說：「既然不是祖師，他來中國幹什麼？」

大光說：「那是因爲你沒有去親近祖師。」
僧人問：「如果我去親近祖師呢？」
大光說：「那麼你才會明白達摩不是祖師。」

【分析與鑑賞】

親近祖師，象徵明心見性，開悟是也。
開悟的人，我不是我，佛不是佛，祖不是祖，逢佛殺佛，逢羅漢殺羅漢！
達摩來中國，對禪的門外漢而言，很難理解這位天竺胡僧在少林寺面壁九年搞些什麼玄奇。只有眞正具有親見佛性的經驗的人，才能同理達摩祖師的心情。
要了解別人本來就很困難，更何況是想了解悟道的人！
除非你跟他有一樣的悟道經驗。
當你也有悟道經驗時，你就不是去了解有一個名叫達摩的胡僧，呀！你是在了解自己。
大光居誨說：「方知不是祖。」
達摩豈是一個與我們不相干的祖師呢？

達摩是你，是我，是他。

附記：薦也有祭拜的意思，但筆者揀取「親近」義自行發揮，若有謬誤，請讀者將錯就錯，負負得正矣！

167 一片白雲橫谷口

樂普元安

問：「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

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景德傳燈錄》卷十六頁三一二

【白話新唱】

僧人問樂普元安：「佛經說：供養成千上萬的佛，不如供養一位無修無證的人。不知道諸佛有什麼罪過，無修無證的人有什麼德行？」

樂普元安說：「一片白雲橫阻在谷口，使多少想回家的鳥兒都迷路了！」

【分析與鑑賞】

樂普元安有極佳的文學造詣，於禪的機鋒能出口成章，例如：

人問：「瞥然便見時如何？」

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

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

師曰：「鬻薪樵子貴，衣錦道人輕。」

又有人問：「未出時如何？」

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碧漢鳳猶飛。」

又有人問：「如何是本來事？」

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

禪的發展到了這種表現形式，已經與中國文化發生了水乳交融的高度成熟。

「一片白雲橫谷口」，象徵佛性被有修有證的心態遮蔽了。

若能完全放下有修有證的見解、渴望，佛性便能瞬間現前。

僧人問：「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

諸佛無過，無修無證者也無德，是仁者自生分別耳！

168 烹佛烹祖

逍遙懷忠

問：「洪鑪猛燄烹鍛何物？」
師曰：「烹佛烹祖。」
曰：「佛祖作麼生烹？」
師曰：「業在其中。」
曰：「喚作什麼業？」
師曰：「佛力不如。」

《景德傳燈錄》卷十六頁三一五

【白話新唱】

僧人問：「大火爐內紅焰熾烈，到底在烹鍊什麼東西？」

逍遙懷忠說：「烹佛烹祖。」

問：「爲什麼佛祖會被烹？」

逍遙懷忠說：「業力作怪啊！」

「什麼叫業力？」

「佛力也比不上呀！」

【分析與鑑賞】

三界猶如火宅，我們生存的世界就是一座大火爐，業力就是紅紅的烈火，而我們就是被烹煮的諸佛諸祖——不是那些已證悟成道的祖佛被烹煮，而是我們這些未悟的佛祖被烹煮。

我們本來都是完美的意識，不知何時起自己跑來火爐中玩遊戲，享受被煎熬的樂趣，久而久之，樂此不疲，竟然忘記了自己的眞正來歷。

坊間有不少通靈人，宣稱可以看出對方元神的來歷。比方說，與修行有緣的人，他們會說：「你是天界下來的，負有救世的使命。」性情比較爆烈的人，他們可能就會說：「你是阿修羅來投胎的，要磨鍊你的脾氣。」比較死心眼的人，他們可能會說：「你是樹木轉世的，來修鍊智慧。」

這類通靈人部分是騙子，部分則功力有限，不能看出你的眞正最本源的來歷──一位高明的通靈人應該可以看出：「哎呀！原來你是佛啊！」

衆生一旦在三界洪爐中樂不思蜀，這業力的慣性之大，已不是佛祖可以一臂之力拉拔你，必須自修自悟自度了。

169 既是大商，何求小利

天蓋幽

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

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

《景德傳燈錄》卷十六頁三一七

【白話新唱】

僧人問：「我想研讀佛經，您意下如何？」

天蓋山幽禪師說：「你既然是大商賈，爲什麼要汲汲於蠅頭小利？」

【分析與鑑賞】

聰明人不要一塊黃金，要點石成金之術。

佛經很好，是黃金，却只是一塊。

識得自家主人公，看透自己本來面目，即是點石成金之術，無窮無盡的黃金從此生出來。

那些拘泥文字的人，有時還錯把黃金當爛鐵，好好的一本佛經被支解歪曲，變成欺凌衆生的文字禍害。

無論如何，最好的佛經是心裏面那一本。遍覽諸子百家，却遺漏了最好的一本，豈非可惜？

170 喜歡受騙的人

龍牙居遁

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

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又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也始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得期。」

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

師曰：「則須自悟去。」

《景德傳燈錄》卷十七頁三二七

【白話新唱】

僧人問：「佛陀與祖師還會不會有騙人之心？」

龍牙居遁反問他：「江湖還有沒有阻礙人的心呢？」

然後他又說：「江湖並沒有阻礙人們通行的心，可是人們不能赤手空拳走過江湖，所以才被阻礙了。佛陀與祖師也沒有騙人的心，只是人們不能領悟佛陀與祖師領悟的東西，所以才被佛陀與祖師騙得團團轉。

「更好笑的是，許多人被騙了還不知道！

「如果能領悟佛陀與祖師所領悟的，就能夠與古聖賢同一個鼻孔呼吸，看見同樣精采美麗的世界。

「如果沒有領悟他們領悟的，只是學習他們的言行，就如同畫龍只畫皮一樣，永遠也不能變成佛陀與祖師一般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僧人說：「怎樣才能不被佛陀與祖師騙去？」

龍牙居遁說：「那就要靠你自己去領悟了！」

【分析與鑑賞】

我養了一隻烏龜，從冬天到春天，牠像石頭一般寧定在落地窗的窗帘下。

非常偶然，冬天出太陽時，牠會慢慢爬到陽光照射的位置，以極爲放鬆的姿態舒展手腳來接受冬陽的暖熱。

一整個冬天，這樣日光浴的次數也不過兩三次。

我有時會聯想到面壁九年的達摩。

從某個角度看，這隻烏龜是借住我家的今之達摩。

整個冬天，地球發生了數不清的屠殺、謀殺、自殺、空難、海難……。

而我的芳鄰，親愛的烏龜達摩，靜靜寧定於一個小小的角落。

還有，牠除了吃過一片白斬雞，此外別無進食。

我不知道，當牠獨自沈睡時，那長長的時光，牠的意識飛到什麼地方去了。

人們總是要做一些事情，好來塡補生活中的空虛感。

什麼也不做，是最難的。

我的烏龜達摩，牠之善於什麼也不做，堪爲現代人表率。

人們因爲總是要做些什麼，一些指引、一些理想、一些目標、一些令人爲之生爲之死的神聖事

物就應運而生了。

騙人的，以及被騙的，都是這幕戲不可或缺的角色。

騙人的知道自己在騙人，他有自知之明。

被騙的則大半渾然不知了。

如果騙人的忽然完全從舞臺上消失，被騙的立刻會感到生命眞是太無聊了，他需要有人來騙他做一些事。

祖佛還有騙人之心嗎？如果有，也是不得已的。

不如以烏龜爲師，甘於什麼都不做。

171 賊入空室

龍牙居遁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

曰：「石烏龜語也。」

師曰：「向汝道什麼？」

問：「古人得個什麼便休去？」

師曰：「如賊入空室。」

《景德傳燈錄》卷十七頁三二七

【白話新唱】

僧人問：「什麼是達摩到中國傳下的心法？」

龍牙居遁說：「等到石頭烏龜會說話時，我再告訴你。」
僧人說：「石頭烏龜現在就說話了。」
龍牙反問：「石頭烏龜向你說什麼？」
僧人說：「古人是體會什麼，就能當下安心？」
龍牙說：「就像想偷東西的賊，却走進了空無一物的房子。」

【分析與鑑賞】

也有一次，人們問龍牙居遁：「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龍牙說：「此一問最苦。」
這個問題，最直接也最難回答，問的人有苦才問，答的人也答得痛苦——當然，如果是大宗師遇到上根利器的人，則是答得痛快，聽得爽快。
石烏龜怎麼會懂得說人話呢？
龍牙這麼回答，有截斷對方思路的作用，也有試探對方虛實的作用，也有直示的隱意。
僧人程度不錯，立刻回答：「石烏龜已經說話了。」

能聽懂石烏龜說話，等於是可以聽到法界的呢喃，森羅萬象日夜不斷發出的天籟，正是「山色無非清淨身，溪聲便是廣長舌」之境。

龍反問他：「石烏龜向你說些什麼？」

這是在追問：「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不要再說如何舉示人，直接說出來吧！

僧人說：「古人得個什麼便休去？」

這是僧人自己說的呢？還是石烏龜說的呢？

顯然是僧人自己說的，如果是石烏龜說的，應該變成龍牙居遁來請教他了。

龍牙居遁終於慈悲地以一個譬喻把這最苦的一問回答他了：「如賊入空室。」

諸佛諸祖得個無所得便休去也！

172 天垂雨露，不揀榮枯

華嚴休靜

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

師曰：「天垂雨露，不揀榮枯。」

《景德傳燈錄》卷十七頁三二八

【白話新唱】

問：「官兵祭天求保祐打勝仗，賊兵也祭天求保祐打勝仗，不知道天王要保祐哪一邊？」

華嚴靜休說：「雨水從天而降，不論枯的、榮的都一起獲得滋潤。」

【分析與鑑賞】

這個問題等於是問：「善人有佛性，還是惡人有佛性？」而華嚴休靜回答：「乖巧的小孩有媽

媽呵護，調皮的小孩也有媽媽呵護。」

令我聯想起，基督徒以上帝之名發動聖戰，回教徒也以阿拉之名發動聖戰，兩軍交鋒時，上帝與阿拉怎麼辦呢？

佛陀就不像上帝與阿拉難做人，因爲佛教徒知道佛陀冷酷無情，誰也不幫，所以沒有佛教徒會以佛陀之名發起聖戰。

阿彌陀佛！

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173 主人公！惺惺否

瑞巖師彥

（瑞巖師彥）尋居丹北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

《五燈會元》卷七頁一五〇

【白話新唱】

瑞巖師彥隱居在丹北的瑞巖，常常坐在大石頭上一整天，在旁人眼中像是一個白癡。他常自己對自己喊道：「主人公！」然後自己應聲，說：「你要保持清醒啊！不要再被諸佛諸祖騙去了！」

【分析與鑑賞】

「主人公!惺惺否?」像濁世中一股清音，提醒自己保持一種非常清醒的神志，不被人欺騙，不去欺騙人，也不會自己欺騙自己，永遠活在眞實的世界。

傳說，鐵木兒大帝得到一面明鏡後，他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長相，忍不住大哭一場，悲戚極了!

那斯魯丁大師問他:「陛下爲什麼哭呢?是爲了烽火連天、百姓流離失所而哭嗎?」

鐵木兒大帝說:「不是!我是因爲自己長得這麼醜而忍不住哭的。」

這時，大帝忽然聽見那斯魯丁大師爆出比他大上十倍音量的哭聲。

鐵木兒大帝問他:「大師!您又是爲什麼哭呢?」

那斯魯丁說:「陛下!您只是看了自己一眼，就痛哭不已，我們整天看到您的醜臉，又怎能不大哭特哭呢!」

保持主人公的清醒,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總比讓別人看到自己的醜臉而大哭特哭來得有尊嚴。

174 不要在白天尿床

清化全付

問：「如何是正法眼？」

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床也。」

《景德傳燈錄》卷十二頁二二八

【白話新唱】

問：「什麼是佛法的核心見解？」

清化全付說：「注意！光天化日之下，不要隨地小便！」

【分析與鑑賞】

記得筆者讀《景德傳燈錄》到這一段時，心窩被清化全付禪師的超級幽默猛烈撞擊了一下，一

股清涼的感覺彷彿從天而降，從頭頂直灌到胸膛，爽快極了，心曠神怡了好幾天。

禪，到了脫離文字相的境界後，連佛之一字都不太說了，何況正法眼這三個字這麼累贅？

大道明明白白在眼前，學人還要問大道在何處？清化全付說：「不要在白天尿床！」眞是說得毒辣無比。

不過，且容我說，當這個世界堅持上廁所必須在廁所，做愛必須在臥房，就表示這個世界的禪味還太淡。

175 太陽從西邊出來

魯祖教

問：「如何是高峰孤宿底人？」

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

《景德傳燈錄》卷十二頁二三一

【白話新唱】

問：「獨自住在高峰頂上的人是什麼模樣？」

魯祖山教和尚說：「喔！太陽在三更半夜照亮大地，正午的時候反而打三更。」

【分析與鑑賞】

「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與現實生活正好相反，以正常眼光來看，這就像「太陽打從西邊

出來」一樣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禪師的表達手法，這類形式層出不窮，諸如：「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風穴延沼）、「海底泥牛銜月走，簷前石虎抱兒眠」（高峰原妙）、「石人恤色下鞭撾，木馬奔嘶梵天上」（龍會道尋）、「木馬夜明，西方日出」（楚石梵琦）、「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白雲守端），可見禪師以這種矛盾的語言來表達他們體悟到的超現實的經驗，在更深更高的意識層面，這些話是正確的，現實經驗反而是偏差的。

這種表達形式的共同理趣乃是打破既定的概念束縛，不再有比較與對立，撕開表相而趨入本質，所有的有情與無情都統合於遼闊無邊的佛性，彼此都是一體却又各自展現精采的獨特面貌。

哪一天，豪情大發時，大可一口吞下萬里長城，一脚跨過臺灣海峽，把一衆邪魔外道一屁打入地獄去！

176 大悲說法

鎮州大悲

有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

師曰：「我開口即錯。」

僧曰：「眞是學人師。」

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

《景德傳燈錄》卷十二頁二三二

【白話新唱】

僧人問鎮州大悲和尚說：「打開天窗說亮話，請師父直接說出禪的奧秘。」

大悲說：「我如果開口說話就大錯特錯了。」

僧人讚歎說：「您眞是我的好師父。」

大悲說：「今天我還是多說了一句，死在你手裏啦！」

【分析與鑑賞】

就像烏鴉甲在天空飛行時遇到嘴巴叼著死老鼠的烏鴉乙，烏鴉甲說：「老弟！這隻老鼠好不好吃？」

烏鴉乙張嘴說：「好——」

牠本想說：「好吃極了！」可是牠一開口，死老鼠就掉下去了，牠只好接口說：「好——在我沒吃，這死老鼠發臭了。」

烏鴉甲心底竊笑：「嘻！只要你一開口，不管說什麼，到嘴的肉一定長翅膀飛了！」

不過話說回來，禪師是已經吃飽的人，有時爲了悲憫衆生，不得不開口說話，好來個「以指見月」，也只好開口了！

已經吃飽的烏鴉，不怕死老鼠掉落地上；尚未吃飽的烏鴉，卻務必要咬緊牙關牢牢啣著不放。

177 芭蕉拄杖

芭蕉慧清

（芭蕉慧清）上堂，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

《指月錄》卷十九頁三二一

【白話新唱】

芭蕉慧清在法堂上，舉起手杖對大家說：「你們誰有手杖，我就再給你一隻手杖；你若沒有手杖，我還要把你的手杖奪過來！」

【分析與鑑賞】

我正在抄寫這段開示時，那斯魯丁問我：「老廖！你有沒有抄錯？應該是你沒有手杖，我給你；

你有手杖，我奪你。這樣才對吧！」

我說：「從人的立場來說，你眞是天縱英明；從佛的立場來看，你比祂老人家更偉大！」

那斯魯丁歡喜了幾分鐘，理智終於擡頭，對我說：「我想，說我比佛更偉大，似乎過獎了一點，雖然我也覺得自己天縱英明。不過，看來你並沒抄錯，那麼，爲什麼芭蕉慧淸這麼說呢？」

我說：「阿丁！你有沒有佛性？」

那斯魯丁：「說有嘛好像沒有，說沒有嘛又好像有。」

我忍不住鼓掌三聲說：「你還眞像大師說話的樣子，難怪奧修這麼欣賞你。」

然後我補充說：「如果你認爲你有佛性，芭蕉禪師就把你的佛性指給你看；如果你認爲你沒有佛性，芭蕉禪師就把你的『認爲自己沒有佛性』奪走。這樣你明白了嗎？」

阿丁大手一拍，說：「我明白了！如果你覺得自己很有錢，我就眞的給你很多錢；如果你覺得自己很窮，我就把你『認爲自己很窮』的想法殺死掉。這樣一來，無論如何，你都會變得非常有錢。」

臨走前，阿丁說：「不好意思！請你先借我一百元，好讓我搭計程車。」

我能不給嗎？

還是叫阿丁自己走路回家？

178 盲聾啞的人

玄沙師備

師有時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啞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槌豎拂，他眼且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啞。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

《景德傳燈錄》卷十八頁三四八

【白話新唱】

玄沙師備說：「各大道場的老前輩都說要廣度衆生，我且問他們：盲聾啞這三種人要怎麼去度化？你拈槌豎拂，他眼睛看不見；你與他說話，他耳朵聽不見，嘴巴也不能說話。如果這三種人不能接引，佛法還有什麼用呢？」

【分析與鑑賞】

如果你以爲玄沙師備所說的三種病人是指盲聾啞，那就錯得離譜了。不是的！凡是未悟的人，都是盲聾啞。

大道常在目前，但是人們有眼如盲。

有情與無情，從白天到黑夜，說法無間斷，但是人們有耳若聾。

嘴巴一開口說話，道就不見了，所謂「說似一物即不中」、「開口便錯」，就是有口如啞了。

修行是一種身心進化的歷程，身心平衡的人才容易向前邁進。身心不平衡的人，光是耗費在修理身心這部機器恢復正常狀況上，就需要相當的功夫了。

看了這麼多古代祖師的修行歷程，有時不免令我對現代人的修行抱著較爲悲觀的態度。古德的勤苦精進，尙且百不得一二可以躍過龍門。現代人聲色誘惑這麼多，令人分神的外務、資訊一大堆，又缺少古人那種獻身的情懷。唉！地藏菩薩，您說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可是啊，如果地獄始終爆滿呢？

做永遠的菩薩。

大乘佛教的菩薩道強調「修而不證，忍而不隨」，否則高度進化的靈魂都跳離這個時空了，留下來的迷途羔羊更加沒有回家的希望。

179 日用而不知

玄沙師備

（玄沙師備）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之，師曰：「只者是日用而不知。」

《景德傳燈錄》卷十八頁三五〇

【白話新唱】

玄沙師備與韋監軍享用水果時，韋監軍問他：「什麼是每天都在運用而自己不知道的？」玄沙一聽就知道他問了一個不能說的問題，所以也不答話，隨手拿起一顆水果遞給他說：「請用。」

韋監軍吃完水果，又把問題問了一遍，玄沙說：「這就是日用而不知。」

【分析與鑑賞】

蘇東坡說：「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即是「日用而不知」的最好詮釋。

如果能夠在任何一個起心動念的當下，立刻觀照到：這就是佛性的奇妙作用，直到這種感覺熟練再熟練，成爲一種深入骨髓的體驗，就是悟道者「日用而不知」的解脫知見。

180 再復人身

玄沙師備

（玄沙師備）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趁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

《指月錄》卷十九頁三三一

【白話新唱】

玄沙師備走上法堂，看到大衆都聚集好等著聽法，他却把手杖一丟，回頭跟侍者說：「我剛才忽然警覺到，還好我沒有開口說法，不然下地獄就像飛箭那麼快速！」

侍者幽默說：「恭喜和尚恢復人身！」

【分析與鑑賞】

這是一則禪堂幽默小品。

禪師明知爲了引導未悟者，開口說話是不可避免的，有時不免自我解嘲一番。

玄沙師備的輕鬆、風趣、理智與情感高度統合，是我心儀的古德之一。

難得的是侍者，有本事與他一搭一唱，默契絕佳——「恭喜和尚再復人身」隱隱暗示著：若有一念「不可說」，也會入地獄如箭射喲！

181 燕子說法

玄沙師備

（玄沙師備）上堂，聞燕子叫，云：「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廣錄》卷下，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三八八上

【白話新唱】

玄沙師備走上法堂，正準備說法時，燕子呢喃的聲音傳了過來，他微微一笑說：「燕子啊！你們已經說出最深奧的眞理，又用這麼美妙的聲韻，還需要我來說嗎？」就下座了。

【分析與鑑賞】

眞正的耳通是能從每一個聲音聽出眞理的訊息，就像玄沙師備示範的，從燕子的呢喃聽出實相般若，而不是低水平的聽見遠方微細的聲音。

真正的眼通是能從眼前之境看出真理的訊息，而不只是能看見肉眼看不見的遠方或密閉空間。

到了這個地步，六神通便融爲一體，每一通都是漏盡通，由漏盡通引發無限的神通妙用。

玄沙師備這一段臨機應景的話，優美而真摯，我特別喜歡，時時在腦海浮現，反覆吟詠，正是高等理智與高等情感的完美交會。

182 我若盡法，直恐無民

鏡清道怤

（鏡清道怤）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帳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

僧曰：「既是當斷，爲什麼不斷？」

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

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

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

《景德傳燈錄》卷十八頁三五四

【白話新唱】

鏡清道怤在帳子裏坐著，一位僧人來問訊，鏡清撥開帳子說：「該斷的時候不斷，麻煩反而更大！」

僧人伶俐地說：「既然是該斷，爲什麼不斷？」
鏡清說：「我如果說得一淸二楚，恐怕就沒有人敢學禪了！」
僧人說：「不必怕無人學禪，請您說淸楚。」
鏡淸反而不說了，轉而吩咐維那：「來呀！把這光頭佬拖出去！」
隨即又說：「算了！我在南方曾經親見雪峰和尚。」

【分析與鑑賞】

鏡淸道怤與他的師父雪峰義存初次見面的對話很耐人尋味：
道怤一見到雪峰，雪峰問他：「你是哪裏人？」
道怤說：「溫州人。」
雪峰說：「那麼你與永嘉玄覺是同鄉人也。」
道怤說：「永嘉玄覺是哪裏人？」
雪峰說：「你眞是該打一頓棒子，暫時讓你欠著。」
從這裏可以看出道怤對於機鋒語言有極佳的敏銳度，抓住「永嘉玄覺是哪裏人」來逼迫雪峰說

出佛性是怎麼一回事，等於是一上場就將了雪峰一軍。

僧人問訊，道忞說：「當斷不斷，反招其亂。」指的是人們對身心存在的感覺執著以爲實有，因爲不肯斷除這執著，所以煩惱不斷。

但是當僧人反問爲何不斷時，道忞却不屑做像我這樣的解說，一說就害僧人落入意識思維，所以他故意打草驚蛇說：「不能說清楚，否則學禪的人都會陣亡。」

於是僧人被激起高度的熱情請他務必說清楚。

震撼教育來了！鏡清道忞話鋒一轉，竟要維那拖他出去，硬是不肯多說。這是非常曲折深奧的啓悟手法，像大鐵錘一記擊在僧人心上。

末了，鏡清道忞說：「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言下之意是剛才這一番作略已經把法都說出來了，現在就看你是否聽懂了。

「親識伊和尚」，即是強調自己已確實開悟了，所說所爲都不離正法，也直示正法。

其實，光是那句「我若盡法，直恐無民」，已經把該說的都說了，其後都是慈悲的葛藤。

183 雨滴的聲音

鏡清道怤

（鏡清道怤）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

師曰：「衆生顛倒，迷己逐物。」

曰：「和尚作麼生？」

師曰：「洎不迷己。」

曰：「洎不迷己，意旨如何？」

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指月錄》卷十九頁三四二

【白話新唱】

鏡清道怤問僧人：「門外是什麼聲音？」

僧人說：「是雨滴的聲音。」

鏡清歎口氣說：「唉！你們這些人顚倒是非，自己的佛性被遮掩了，反而去追逐外在的事物。」

僧人反問：「那和尚你呢？」

鏡清說：「我清醒得很。」

僧人問：「何以見得？」

鏡清說：「自己清醒很容易，要把清醒的內在感覺講出來就非常難了！」

【分析與鑑賞】

門外的雨滴聲，有什麼玄機呢？爲什麼鏡清道怤一聽到僧人說「門外是雨滴聲」，就感慨衆生迷己逐物呢？

有一次，鏡清道怤也是問僧人：「門外是什麼聲音？」僧人說：「鳥在鳴叫。」鏡清就說：「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原來，在鏡清的耳裏，鳥兒的啼叫，就是佛陀在轉正法輪，而僧人却只以爲是鳥啼，這就是謗佛了。

同樣的，門外的雨滴聲，也是諸佛說法的聲音，是眞理的具體顯現，而僧人却只以爲是雨滴聲，猶如一位絕世美女婀娜行來，苦行僧却說：「我只看到一具白骨髑髏走過！」也是毀謗。

其實，不只雨滴聲是如來正法輪，悟道者體悟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便可以從大地山河任一事物見到諸法實相，即使是人們的貪瞋癡慢疑也不例外。

《圓覺經》的一段珠玉般晶瑩剔透的經文值得再三吟詠：「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爲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明眞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衆生國土同一法性，地獄天宮皆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一切煩惱畢竟解脫！」

184 我輸給你了

鏡清道忖

（鏡清道忖）問荷玉：「什麼處來？」

曰：「天臺。」

師曰：「我豈是問汝天臺？」

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

師曰：「鏡清今日失利。」

師看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鬥百草。」

師卻問：「汝會麼？」曰：「少年也曾恁麼來。」

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你也。」

《景德傳燈錄》卷十八頁三五五

【白話新唱】

鏡清道怤問荷玉：「你從哪裏來？」

荷玉說：「從天臺山來。」

鏡清說：「我哪裏是問你天臺山呢？」

荷玉反詰說：「和尚怎麼可以虎頭蛇尾呢？」

鏡清說：「好吧！今天算我輸你了。」

又有一次，鏡清在看佛經時，僧人問：「和尚在看什麼經？」

鏡清說：「我在跟古人玩鬥草的遊戲。」

然後又問僧人：「你會玩嗎？」

僧人說：「小時候玩過。」

鏡清說：「現在還玩嗎？」

僧人不答，只是舉起拳頭。

鏡清說：「好吧！今天算我輸給你了！」

【分析與鑑賞】

這兩段對話中，姑且不論內容，很明顯的，鏡清並沒有落敗，他只是以「今日失利」、「我輸你也」來表示肯定對方，這是一種很特別的表達方式，唯有完全超越人我之爭的悟道者才能辦得到。

第一段對話中，荷玉說：「我從天臺來。」天臺即是佛性的代名詞，鏡清問：「我哪裏是問你天臺？」這是一句試探的話。荷玉的反詰非常漂亮說：「你怎麼可以虎頭蛇尾！」意思是你原來問得多麼形而上，現在怎麼這麼形而下。所以鏡清肯定他，悟見穩固。

第二段對話中，鏡清說他看經只不過像遊戲一樣好玩而已。僧人說他小時候就玩過了，意思是他也有與鏡清一樣的體驗。然後鏡清問他現在還玩嗎，如果僧人答是，就著相了，只是跟著鏡清的指揮跳舞罷了。所以僧人另起爐灶，舉拳表示：這就是最偉大的無字天書。因此，鏡清也表示對他的肯定。

185 兩難局面

報恩懷岳

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
師曰：「動即死。」
曰：「不動時如何？」
師曰：「猶是守古塚鬼。」

《景德傳燈錄》卷十八頁三五八

【白話新唱】

僧人問：「一天二十四小時該怎麼修行呢？」
報恩懷岳說：「只要動了一念想修行，就甭修行了。」
僧人又問：「那麼如果不動修行的念頭呢？」

報恩懷岳說：「那也只是一個癡癡守著古墓的孤魂野鬼。」

【分析與鑑賞】

禪師指出一個人類的兩難局面：動念想修行，就與眞如實相違逆；不起一念，又像是草木石頭一樣癡頑。動念也不對，不動念也不對，這下子如何是好呢？

必須當下超越，不住於動念不動念的考量，也不管修行不修行的問題，只是去修行而不起修行的概念，這麼去做就與古聖先賢不謀而合了。

「守古塚鬼」是一個毒辣的譬喻，形容一個人雖能不起一念，定力很好，却失去了活潑的生命力，這座身體變成了寂靜的古塚，神識冷啾啾埋葬在古塚內。

這種「守古塚鬼」式的修行人，少了點智慧的光，即使可以一入定百年千年，畢竟於己於人無益。解脫不是靠定力，而是以慧力爲根本動力。

186 嘴巴用來吃飯最好

安國弘瑫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

師曰：「且留口喫飯著。」

《景德傳燈錄》卷十九頁三六五

【白話新唱】

僧人問：「開悟的方法，過去的聖者都沒有說出來，不知道和尚您要怎麼傳授？」

安國弘瑫說：「還是不說的好，這張嘴巴最好留著用來吃飯。」

【分析與鑑賞】

禪師的「擇眞理而固執」往往堅毅到死也不說的地步。

禪師幾乎都有犀利如劍的口才，而禪師更厲害的是雖有一級棒的口才，却硬是可以不說。這是最偉大的奇蹟！有神通而忍得住不去用，有無礙表達能力而忍得住不說。證得無生忍之後，還必須經歷「說法忍」的考驗。

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之言而與之言，失言。

禪，不怕失人，却怕失言。人只要有心向道，機會處處在。可是一聽入失言之言，阻礙了自悟之門，麻煩才大。君不聞：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

187

人在解脫中

安國弘瑫

一日雪峰見師，忽擒住曰：「盡乾坤是個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

曰：「和尚怪弘瑫不得。」

峰拓開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

《指月錄》卷十九頁三四三

【白話新唱】

雪峰義存有一天看到安國弘瑫時，忽然一把抱住他說：「整個天地就是解脫門，可是抓著手推你們進去你們還不肯！」

弘瑫說：「和尚不能怪到我頭上。」

雪峰聽了，把他推開，然後說：「雖然如此，可是還有一大票想開悟的人，我也拿他們沒辦法。」

【分析與鑑賞】

俗話說：「天堂有路不肯去，地獄無門闖進來。」換個角度看，許多參禪的人正好犯了這個正路不走，偏偏要走偏鋒的毛病。

說得更白一點，人們已經活在解脫堂內，偏偏要往煩惱火坑跳下去。

弘瑫是已悟之人，所以他會說：「這事不能怪到我頭上。」而雪峰是位宅心仁厚的禪師，不免會替這些跳火坑的修道人擔心。

有一天晚上，一輛滿載貨物的卡車疾馳到一座陸橋前，忽然煞車停住。

司機與助手一起跳下駕駛臺，量了一下車高，助手說：「陸橋限高三米二，我們已經堆高到三米五了。」

司機不爲所動，他眼睛滴溜溜四下打量一圈說：「反正沒警察。」

助手吆喝一聲：「那就開過去吧！」

於是兩人迅速跳上駕駛臺，油門猛踩，向陸橋衝過去！

我希望這種蠻勇，不會出現在參禪人身上。

188 我不患耳聾

保福從展

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說本源。如何是本源？」

師良久，却問侍者：「適來僧問什麼？」

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

《景德傳燈錄》卷十九頁三六九

【白話新唱】

僧人問：「想要體會諸法本不生的至理，就要先認識人人的本來源頭。請問什麼是本來源頭？」

保福從展沈默了很久，才轉身問侍者：「剛才這位兄弟問了什麼問題？」

僧人以爲保福從展沒有聽清楚，就把問題又講了一遍。

保福從展立刻大喝一聲說：「我耳朵靈敏得很！」

【分析與鑑賞】

非常明顯的，保福從展把問題聽得明明白白，只是他聽若無聞，因爲什麼「無生」啦、「本源」啦這些佛學的專門術語，對他來說都是一些無意義語，從左耳聽進立刻自右耳跑走了。

僧人以爲「無生」、「本源」是實有的，保福卻知道世界上的事物如鏡花水月一般虛幻，「無生」、「本源」之類也如鏡花水月一般虛幻。

如果修行人放棄世間的虛幻，爲的是追求超越世間的虛幻，那麼，剛剛把前門鎖起來防止野狼侵入，後門又爲虎豹大開，等於是一樣愚癡。尤有甚者，修行人又常常不自覺地認爲沈迷世間虛幻的是欲望濁重之人，而沈迷出世虛幻的是清高不俗之人，所以呢，修行人反而比平常人多一層我慢與驕氣。

回到保福從展這句話，「我不患耳聾！」乃是一句從僧人意想不到的角度當頭棒喝的話，屬於言語奇襲的作略，是有能力度衆生的禪師必備的技能。

189 給我一塊錢

保福從展

師見僧數錢，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爲何到恁麼地？」

《景德傳燈錄》卷十八頁三六九

【白話新唱】

保福從展看到一位僧人在數錢，就臨機一動，伸手說：「賞我一塊錢吧！」

僧人說：「和尚怎麼淪落到這個地步？」

保福說：「淪落到什麼地步？」

僧人說：「既然淪落到這個地步，就給你一塊錢吧！」

保福說：「你才是怎麼會淪落到這個地步哩！」

【分析與鑑賞】

錢，在此對話中搖身一變成爲佛性的代名詞。

保福說：「乞我一錢。」意思是：把佛性給我吧！

僧人也是一聽就懂，所以反問：「和尚怎會淪落到這個地步？」意思是：佛性人人本有，豈是別人可以給的。

保福追問：「淪落到什麼地步？」因爲佛性不落階級，所以保福再考他一考。

僧人機警不答，轉而說：「既然如此，就給你一錢吧！」

他這話反而觸犯了「我宗無一法可與人」的根本精神，所以保福反詰他：「你怎會淪落到這個地步？」如果僧人換個話說：「淪落到小氣財神的地步，自己有錢不用，還想向別人乞討！」這下保福就糗大了。

190 目前無異路

雲門文偃

師曰：「目前無異路。」

師云：「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謂之一場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

《景德傳燈錄》卷十九頁三七一

【白話新唱】

雲門文偃的法脈是承自雪峰義存，但是他後來在靈樹敏禪師的道場擔任首座。靈樹滅度以後，留了遺囑要文偃接任住持。

雲門文偃開堂就對大家說：「大道就在我們的眼前，沒有別的。」

又說：「不要以為我這話是哄騙你們的，本來我還不願意說的，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既然

不得不擔任住持，我也只好不該說的也說了。明眼人看我這麼說，會嘲笑我逾越本分，可是爲了度化衆生，明知前面有刀山與油鍋，也要向前走！」

【分析與鑑賞】

「目前無異路」，意思是說，修道人追求的道，其實就在眼前，不需要另外去找一條通往「道」的路。

這個道理太平易，也太高深莫測，所以雲門文偃才補充說：「不要以爲我在哄騙你們，這是眞的！」

當了住持以後，肩負起一個道場的教化責任，許多禪的不是問題的問題將會從四面八方向他問過來。一個稱職的禪師，必須善於觀察發問者的程度、心態來適切地回應，不可以像魯祖寶雲永遠面壁來對待參學的人。所以雲門頗有一種「水裏來火裏去」的獻身精神。

雲門是一位口才極好的禪師，我想，以下把這段開示的下半段也抄錄出來，讓讀者看個夠。

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什麼事，欠少什麼？向你道無事亦是謾你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是根性遲迴，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

看是個什麼道理。

汝欲得會麼？都緣是汝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祖，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況復有言？莫是不擬心是麼？更有什麼事？珍重！

雖然說眼前無異路，可是如果說你不用修行，當下就無事，這也是唬人的。所以，雖然知道當下無事，還是要修行；雖然還沒看到眼前的大道，還是向前走。

191 未曾道著一字

雲門文偃

若是得底人，道火不可燒，終日說事不曾掛著唇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曾觸著一粒，掛一縷線。

《景德傳燈錄》卷十九頁三七二

【白話新唱】

開悟的人，就算整天都在講話，也沒有說一個字，也沒有動到嘴巴；整天穿衣吃飯，却沒有吃到一粒米，也沒有碰到一縷線。

【分析與鑑賞】

這段話是「目前無異路」的漂亮詮釋，也是「萬法歸一」的又一種表達方式。

飯是由一粒粒的米積聚而成，就一般情形來說，吃飯不可能不碰到個別一粒粒的米。而雲門的出奇之處，就是藉飯來表達統合一切的自性。自性本自具足，自性本自清淨——唯有去掉了分別心，才能見到本來的自性。所以去掉了分別心，就不會再見到一粒粒的米，而只會領受到飯的完整、圓滿。

其他的未曾道一字、不曾掛著唇齒、未曾掛一縷線，都可以依此理趣對號入座。

多麼會說法的雲門文偃！

192 在頭上撒尿

雲門文偃

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尿著汝頭上；直然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實到這個田地始得。

《景德傳燈錄》卷十九頁三七二

【白話新唱】

說一句法語來教你們當下承擔，變成一個開悟的人，這麼做啊，等於是在你們頭上撒尿。即使是拈一根毫毛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同時開悟，也不過是像挖掉自己身上一塊好肉變成膿瘡。雖然這麼說，還是要等到你們開悟以後才會明白！

【分析與鑑賞】

一座玲瓏有致的維納斯女神像投射在牆壁上，變成平面的黑影。

維納斯女神的平面投影具有美麗的輪廓，精美的身材比例。

可是，二度空間的維納斯女神只是一個投影，三度空間的立體維納斯才是活色生香的本體。

禪師的悟證體驗是立體的、不可說的，一說出來，就變成平面的、二度空間的投影。

說出來的法語仍然很精采，卻不能取代真正的證悟體驗。

雲門文偃說：「說一句話讓你們開悟，彷彿在你們頭上撒尿。」正是類似這樣的情形。

凡有言說、有所表示，都變成了本體的投影，有時從投影不但不能還原到立體的雕像，反而想像成風馬牛不相干的模樣。

但是這一切，聽法的人也只是能夠理解而已，總要等到有一天他也見到了三度空間的立體雕像，他才會真正明白維納斯的美，遠遠不是投影所能比擬。他也才會哈哈大笑，原來世人把真理扭曲得多麼嚴重而荒誕！

193 火焰爲諸佛說法

雲門文偃

（雲門文偃）舉雪峰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師云：「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古尊宿語錄》卷十六頁一八六

【白話新唱】

有一天，雲門文偃舉了雪峰義存曾經說過的話：「三世諸佛在火焰上爲衆生說法。」然後雲門補了一句話說：「其實是，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乖乖站在地上聽法。」

【分析與鑑賞】

火焰比喻世界，像煩惱的火在燒烤，諸佛就在這樣痛苦的世界爲衆生說法，使衆生能脫離火宅

到清涼地。

火宅，諸佛說法，成了佛法中固定的概念。

當人們的腦海有了固定不變的概念，人們就失去了原本對世界活潑潑、清新如水的鑑賞能力。

打破固定的概念，不斷顚覆人們不變的認知模式，就是禪師努力教導的。

於是雲門文偃顚倒了火焰與諸佛的角色，促使我們對一個已經固定下來的概念重新看待。

人們看待世界，往往遵循一個令自己理智滿意的認知系統。

禪師看待世界，則是以世界本來的眞面目來觀照。

禪師不太願意把什麼是世界本來的眞面目說給你聽，因爲一說出來，你還是遵循一個令自己的理智滿意的認知系統來理解，這是對眞理的閹割。

所以禪師往往不得已，用一些乍看之下莫名其妙的言語式手法，來瓦解你牢不可破的認知系統，促使你也能看見眞實的世界。

194 釋迦老子來也

雲門文偃

（雲門文偃）云：「大用現前，不存軌則。」

僧便問：「如何是大用現前？」

師乃拈柱杖高聲唱云：「釋迦老子來也！」

《古尊宿語錄》卷十六頁一八五

【白話新唱】

雲門文偃說：「至道在展現偉大奇妙的作用時，有無限的可能，沒有任何形式的束縛。」

僧人就問說：「什麼是至道展現的奇妙作用？」

雲門文偃舉起手杖，高聲唱說：「釋迦牟尼佛來也！」

【分析與鑑賞】

有句法國諺語說：「上帝經常拜訪我們，但大多時候我們都不在家。」

這是一句一針見血的話。

釋迦牟尼佛不只在兩千五百年前爲印度人說法，他也經常拜訪我們，只是我們都在睡覺。

大用總是在我們身上與眼前不停現前，但是我們習以爲常，忽略了平凡底下的不平凡。

朋友去算命，命書上批了：「善修佛道理，處處是菩提。」

眞能處處見菩提，即是釋迦牟尼佛來也！

195 結果就是原因

雲門文偃

問：「和尚爲人語話還有未道著底句也無？」
師云：「說不及。」
進云：「爲什麼如此？」
師云：「只爲如此。」

《古尊宿語錄》卷十五頁一七二

【白話新唱】

僧人問雲門文偃：「和尚！你爲人說法，還有沒有從未說的法語？」
雲門說：「有，但是來不及說。」
僧人追問：「爲什麼會這樣？」

雲門說：「就因爲這樣。」

【分析與鑑賞】

爲什麼天空是藍色？

爲什麼雨水從天而降？

爲什麼人會肚子餓？

就因爲這樣。

因爲天空是藍色，因爲雨水就是從天而降，因爲人會肚子餓。

一切的事情只有當下的存在，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所以當下就是結果，當下就是原因。

其或不然，就是理智的思維推理，永無寧日。

196 愛問不愛答

雲門文偃

問：「從上古德得個什麼便稱尊貴？」
師云：「愛問不愛答。」
進云：「與麼則不假和尚舌頭嚼去也。」
師云：「熨斗煎茶銚不同。」

《古尊宿語錄》卷十五頁一七二

【註】＊銚：用來溫酒、煮茶、煎茶的容器。

【白話新唱】

僧人問：「過去的祖師是得到了什麼，變得尊貴無比？」
雲門說：「你喜歡問問題，可是我不喜歡回答問題。」

僧人說：「既然如此，也只好靠自己了。」

雲門說：「熨斗跟茶壺本來就不一樣。」

【分析與鑑賞】

人們所有有關禪、涅槃、究竟、解脫的問題，其實都問得毫無意義，雖然問的人本身覺得問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每一次股票大崩盤前夕，都有數不清的投資專家在爭論此時此刻應該選擇甲股或乙股才能獲利豐厚……，第二天股票大崩盤，選擇什麼股都徒勞無功。

在禪師眼中，這些人問的「什麼是佛性？」「什麼是祖師西來意？」猶如投資人在問：「明天我要買哪一支股票才好？」

禪師很想說：「什麼都不必買了，而且要出清手上的股票，最好一張都不剩！」甚至禪師想說：「不但不能買，還要勇敢放空！」

可惜的是，這一類忠言，很難被人聽進去。

人們總希望獲得更多、更多，却難以放下、放下。

雲門直接說：「你愛問，我不愛答。」

懶得回答了，說了也是白說。

但是他還是透露了一點訊息：「熨斗與茶壺本來就不同。」

我的體驗、我的話，是我的，沒辦法讓你聽了以後就變得跟我一樣。就像你無法對一條魚描述火，無法對蚯蚓描述飛翔。

也許這樣一點撥，僧人還有一絲開悟的機會。

197 拄杖化龍

雲門文偃

（雲門文偃）拈拄杖示衆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什處得來？」

《古尊宿語錄》卷十六頁一九一

【白話新唱】

雲門文偃舉起手杖對大家說：「手杖變成一條龍，把世界都吞進去了！山河大地通通不見了！」

【分析與鑑賞】

大氣魄！

鼓山士珪有首禪詩：「舉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白雲守端也有首詩說：「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

流。」

體驗到物我一如，世界與我合一，小我即是大我，臻至絕對自由的境界，於是有了這般逍遙自在的心情，還有一些遊戲的趣味，多麼愉快！

一根手杖就是全部大千世界，一粒原子就是整座銀河系，一顆細胞就是整個人類，東方是木是肝是眼是青是角音……。

198 維摩詰小混混

雲門文偃

（雲門文偃）聞打槌聲云：「妙喜世界百雜碎，擎鉢盂向湖南城裏喫粥。」代云：「浴後喫。」

《古尊宿語錄》卷十七頁二〇五

【白話新唱】

雲門文偃聽到打槌的聲音，又要吃飯了，有感而發說：「維摩詰居士是妙喜世界來的小混混，拿著鉢跑到湖南城裏討稀飯吃。」

一會兒，又補了一句話：「記得把身體洗乾淨了再吃！」

【分析與鑑賞】

維摩詰居士是大乘佛教中一位來自妙喜世界的菩薩，他的行事作風禪味十足，一部《維摩詰經》廣泛受到中國佛教徒的喜愛，唐朝名詩人老王居然引用作自己的名字：王維，字摩詰！

在《維摩詰經》裏，記載了居士一一問倒佛陀的十大弟子，諸大菩薩也折服在他深入空性的智慧、犀利絕倫的辯鋒。但是，雲門竟然說他是從妙喜世界來的雜碎，還調侃他要把身體洗乾淨再吃粥，哈哈！不禁令人莞爾。

讓我引用一句維摩詰居士說的話：「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衆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

佛之所以偉大，因爲衆生沈迷；菩薩之所以了不起，因爲衆生需要祂。

維摩詰之所以在經中威神赫赫，因爲其他人都不能與他福慧相當。

如果，每個人都像他一樣厲害，那麼，維摩詰就變得很平常了。

佛看佛，都一樣平常無奇。

佛看衆生，個個都是精神病人。

禪師是不病的人，他看菩薩就像看自家兄弟一樣親切。

所以禪師會調侃菩薩，沒有惡意，只是好玩。好像我們也常向死黨開開無傷大雅的玩笑一樣。

衆生從癡有愛，這就是淪落人間的病因；菩薩悲憫衆生，所以染上了「悲憫」的小毛病，才能陪伴衆生待在娑婆大醫院，不然他早就出院了。

什麼時候，大家一起約定，與維摩詰一起洗完澡，來吃粥！

199 打死佛陀餵狗吃

雲門文偃

（雲門文偃）舉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

《五燈會元》卷十五頁三五一

【白話新唱】

雲門文偃說故事：當初釋迦牟尼佛剛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繞圓圈走了七步，眼睛東張西望，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這時，雲門文偃下了一句評語：「當時若被我看到了，一棒打死他餵狗吃，好讓天下太平！」

【分析與鑑賞】

釋迦牟尼佛眞的是世界禍害根源之一，當初沒被雲門文偃打死餵狗吃眞是太可惜了。

許多人不修行，過正常生活就好了，搞了修行活動以後，像神經病一樣——都是佛陀惹的禍，說什麼有涅槃、解脫，害大家狗咬尾巴原地轉。

如果生命可以重新選擇，讓我們選擇一個新世界，那裏沒有佛陀、老子、孔子、蘇格拉底、耶穌、穆罕默德……，只有一棵長滿沒人吃的蘋果樹。

200 日日是好日

雲門文偃

（雲門文偃）示衆曰：「十五日以前不問汝，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

《五燈會元》卷十五頁三五二

【白話新唱】

雲門文偃對大家說：「十五日以前，月亮還沒圓就先不問你們；十五日以後，月亮圓了，告訴我，這是什麼樣的境界？」

大衆無言以對，雲門替大家回答說：「日日是好日。」

【分析與鑑賞】

我曾經寫過一個故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現在拿來詮釋「日日是好日」的悟後心境，剛好可以派上用場。

一千多年前，中亞地區曾有一個小國名藍京，出了一代君王宗錦與賢相光興，君臣齊心協力將彈丸之國治理得豐饒富庶，民風良善。國王宗錦對於宰相光興十分滿意，不但爲人忠謹，思慮深密，辦事更是周到幹練。唯一令宗錦大王啼笑皆非的是，光興每次奏稟完畢，總不忘補上一句：「不過，不用擔心，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有這麼一個血色黃昏，宗錦大王田獵歸來，召喚光興入宮，舉起被垂死花豹咬掉半截的小指問道：「寡人缺了半根指頭，你怎麼說？」

光興不慌不忙說：「大王，身體的殘缺雖然一開始很難適應，心理很不平衡，不過，不用擔心，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宗錦大王勃然大怒，厲聲道：「胡言亂語！什麼這也是最好的安排！來人，押入大牢！」

一湧而上的衛士迅速將鐐銬鎖上，押著光興離去，宗錦大王望著漸漸遠去的光興背影嘲諷道：「但願把你關入大牢也是最好的安排！」

幾天後，宗錦大王獨自微服出巡，沒想到被一隊高山上衝下來的蠻人捉去當滿月祭的祭品。宗

錦心想：這回休也，在劫難逃！

然而大祭司仔細檢查被剝得一絲不掛的宗錦大王，發現這頭細皮嫩肉的牲品全身雪白，本來是再合適不過了，只可惜小指斷了半截，不適合祭祀象徵完美的滿月之神，所以指示手下放走他，另外再找。

倖免一死的宗錦，歡天喜地跑回來，立刻命人釋放光興，君臣對飲於御花園。

宗錦說：「愛卿！你說得一點都沒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來，乾杯！」

酒過三巡，宗錦又說：「不過，你被寡人囚禁數日，這牢獄之災也是最好的安排嗎？」

光興這才微笑說：「大王！您說得一點都沒錯，您想想看，過去不都是微臣陪您私訪民隱嗎？如果大王不能當祭品，那麼死在滿月祭臺上的不正是我嗎？」

宗錦大王忍不住放聲大笑：「果然不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是的，不以任何立場來看萬事萬物，一切都將是最好的安排。如果夾雜個人愛憎與貪著，則世間不如意者必將十常八九，而不能超然自在。

「日日是好日」，即是以無分別心看待萬事萬物。這個好字，不是好壞的好，而是眞理的本身即是眞善美的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好」字，也是一樣。

原文書目

《指月錄・續指月錄》瞿汝稷、聶先編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一年二月初版三刷。

《五燈會元》宋普濟編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八年十月臺初版。

《景德傳燈錄》宋釋道原編，彙文堂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六月臺初版。

《古尊宿語錄》宋藏主賾公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八年三月臺初版。

《禪家寒山詩注》唐寒山著，民國李誼註釋，正中書局，民國八十一年七月臺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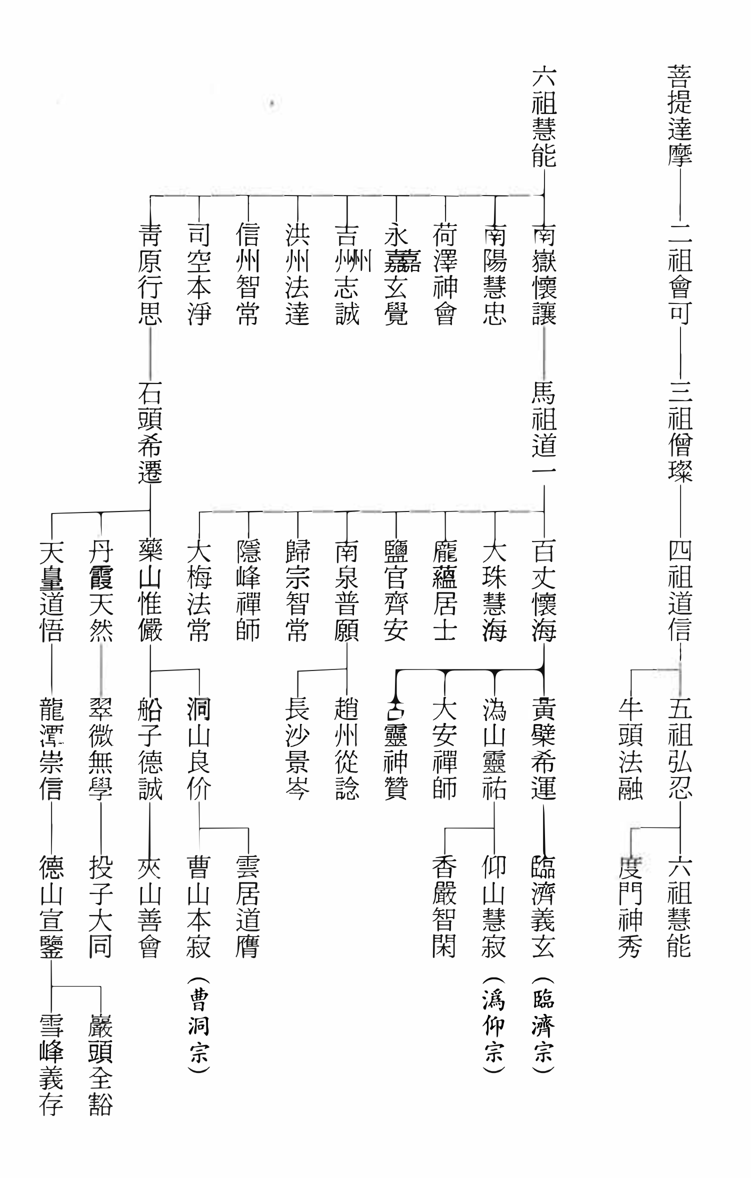
《禪門逸書初編》明復法師主編，明文書局，民國七十年三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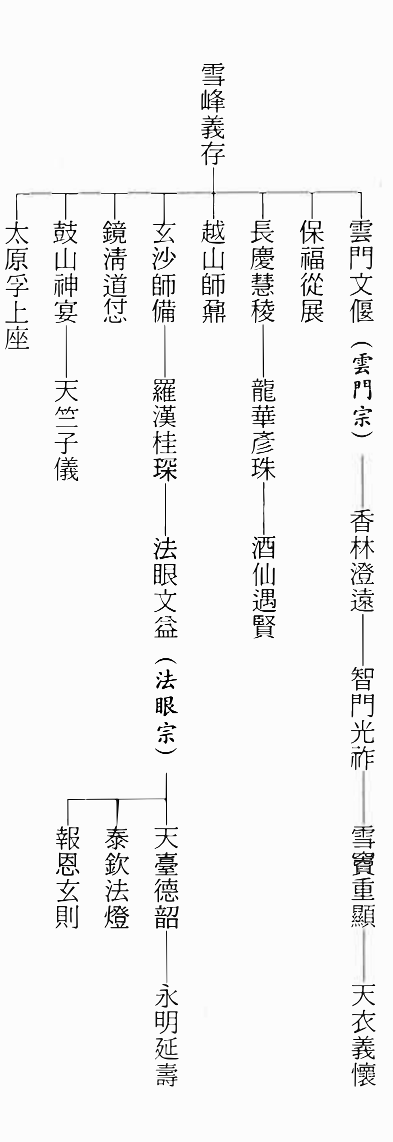
《禪門逸書續編》明復法師主編，漢聲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初版。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編，文殊文化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初版。

《大日本佛教全書》佛書刊行會編纂，名著普及會，平成三年八月二十日覆刻板三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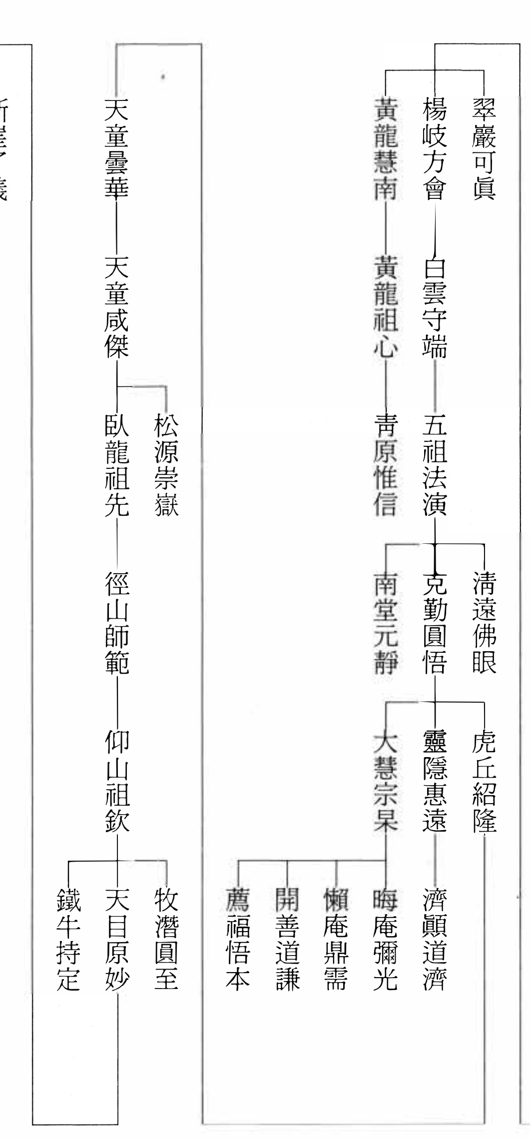
禪師傳承表


菩提達摩
二祖會可
三祖僧璨
四祖道信
五祖弘忍
牛頭法融
六祖慧能
度門神秀
六祖慧能
南嶽懷讓
南陽慧忠
荷澤神會
永嘉玄覺
吉州志誠
洪州法達
信州智常
司空本淨
青原行思
馬祖道一
石頭希遷
百丈懷海
大珠慧海
龐蘊居士
鹽官齊安
南泉普願
歸宗智常
隱峰禪師
大梅法常
藥山惟儼
丹霞天然
天皇道悟
黃蘗希運
潙山靈祐
大安禪師
古靈神贊
趙州從諗
長沙景岑
洞山良价
船子德誠
翠微無學
龍潭崇信
臨濟義玄
（臨濟宗）
仰山慧寂
（潙仰宗）
香嚴智閑
雲居道膺
曹山本寂
（曹洞宗）
夾山善會
投子大同
德山宣鑒
巖頭全豁
雪峰義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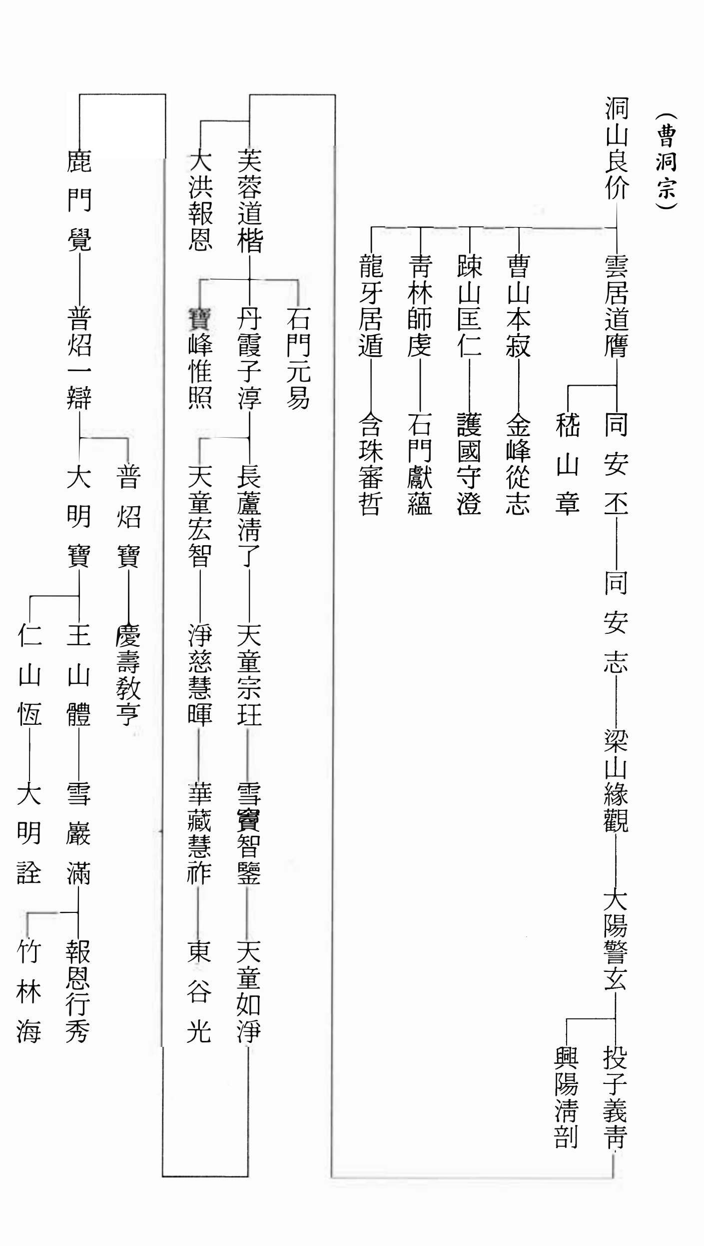


雪峰義存
雲門文偃（雲門宗）
香林澄遠
智門光祚
雪竇重顯
天衣義懷
保福從展
長慶慧稜
龍華彥珠
酒仙遇賢
越山師鼐
玄沙師備
羅漢桂琛
法眼文益（法眼宗）
天臺德韶
永明延壽
泰欽法燈
報恩玄則
鏡清道怤
鼓山神宴
天竺子儀
太原孚上座

（臨濟宗）



臨濟義玄
興化存奬
南院慧顒
風穴延沼
首山省念
汾陽善昭
葉縣歸省
谷隱蘊聰
神鼎洪諲
慈明楚圓
大愚守芝
谷泉大道
法華全舉
翠巖可眞
楊岐方會
黃龍慧南
白雲守端
黃龍祖心
五祖法演
青原惟信
淸遠佛眼
克勤圓悟
南堂元靜
虎丘紹隆
靈隱惠遠
大慧宗杲
濟顚道濟
晦庵彌光
懶庵鼎需
開善道謙
薦福悟本
天童曇華
天童咸傑
松源崇嶽
臥龍祖先
徑山師範
仰山祖欽
牧潛圓至
天目原妙
鐵牛持定
斷崖了義
中峰明本
天如惟則



(曹洞宗)
洞山良价
雲居道膺
同安丕
同安志
梁山緣觀
大陽警玄
投子義青
興陽清剖
稽山章
曹山本寂
金峰從志
疎山匡仁
護國守澄
青林師虔
石門獻蘊
龍牙居遁
含珠審哲
芙蓉道楷
石門元易
丹霞子淳
寶峰惟照
長蘆清了
天童宏智
天童宗珏
雪竇智鑑
天童如淨
淨慈慧暉
華藏慧祚
東谷光
大洪報恩
鹿門覺
普炤一辯
普炤寶
慶壽教亨
大明寶
王山體
雪巖滿
報恩行秀
仁山恆
大明詮
竹林海

◉十九畫

◉二十畫

◉二十一畫

◉二十四畫

◉十三畫

◉十四畫

◉十五畫

◉十六畫

◉十七畫

◉十八畫

◉十畫

◉十一畫

◉十二畫

◉六畫

◉七畫

◉八畫

◉九畫

禪門語錄人名筆畫索引

說明：大安 75,76 ☞ 大安出現於本書第75,76則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禪門語錄三百篇／廖閱鵬作. --初版. --臺北市：圓神, 民85
冊；　公分. --(現代佛典；44-46)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607-216-6（一套；平裝）

1.禪宗-語錄

226.65　　85002818

套號 ISBN 957-607-216-6 第二冊 ISBN 957-607-218-2

圓神出版社
YUAN-SHEN PRESS

◎現代佛典 45
禪門語錄三百篇(二)

●定價210元

作　者／廖閱鵬
發 行 人／曹又方
出 版 者／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F之1
電　話／五七九八八〇〇（代表號）
傳　眞／五七九〇三三八・五七七三二二〇
郵撥帳號／一八五九八七一二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六三六九號
責任編輯／應桂華
校　對／廖閱鵬・應桂華・張美馨
美術編輯／呂佩瑩
印　刷／祥峯印刷廠
法律顧問／蕭雄淋
中華民國85年4月　初版

Printed in R.O.C.